



巾幗英雄

易喬編著

上海青島書店出版



劇本叢刊之一

木蘭從軍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版

易喬著

上海春明書店總發行
山西路怡安里

上海青城書店出版
武昌路三三二號

木蘭從軍 目次

劇中人物總表

..... (一一三)

第一幕

..... (五一—五二)

時間：晚秋的黃昏

地點：黃河邊的小客店

第二幕

..... (五三—五九)

時間：與匈奴苦戰後二年的隆冬

地點：冰天雪地的沙漠

第三幕

..... (一一—九五)

時間：反攻勝利後的春天

地點：平番軍陣地

第一景

..... (一一—一三)

元帥帳後劉中軍的臥室

第二景……………(二四—二八)

背山臨溪的花校尉營中

第三景……………(八一—九五)

王校尉的營外

附錄：關於木蘭事蹟的記載……………(一七一—二〇七)

其一：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亞盧……………(一九九—二〇四)

其二：木蘭傳……………清風室主……………(二〇四—二〇七)

劇中人物

賣唱小姑娘

從軍者甲 (第二幕中即兵甲)

從軍者乙 (第二幕中即兵乙)

何老兒 (賣唱老翁)

劉老闆 (小客店的掌櫃，二三幕中即劉中軍)

地保

錢財發 (過路客商)

鳳英 (老闆的女兒)

店夥

趙義 (從軍者)

王得標 (從軍者)

蘇必孝 (從軍者)

李仁富 (從軍者)

楊仁貴 (從軍者)

蘇必忠 (從軍者)

花木蘭 (女扮男裝的從軍者)

「公子」甲、乙

兵士丙

兵士丁

兵士戊

傳令兵

守 卒 (花木蘭營守卒)

胡 兒 (王老頭的女兒)

王老頭 (胡兒的父親)

醉兵甲乙丙

守卒（獄中軍臥室的守卒）

刺客

黑衣者

王校尉

老德（王校尉的心腹）

探子一

探子二

探子三

士兵羣衆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

晚秋的黃昏

地點：

黃河邊的小客店

人物：

賣唱小姑娘

從軍者甲

從軍者乙

何老兒

劉老闆

地保

錢財發

鳳英

店小二

趙義

王得標

蘇必孝

李仁富

楊仁貴

蘇必忠

花木蘭

「公子」甲、乙

士兵若干人

佈景：

小客店的庭院平屋。

平屋分內外二間，在舞台的後部是外間，再後面就是庭院。地上鋪滿了黃葉，數枝大樹，在樹梢頭還留着稀疏的幾片墨青帶黃的樹葉。遠處隱隱的山頭，在夜色迷茫中。天空掛着幾點星星。一鈎眉月，皎潔的銀光，射進格子窗內。已經是黃昏時候了。

外間內雜擺着木凳和方桌子，零亂不齊，好似已經有許多人坐過搬動過的樣子。內間的左端，擺着一張大賬桌，桌旁邊壁上掛着一把長劍，桌旁邊有一隻高凳。左壁前面有一門通另一院去的，下着布簾。右邊，正對賬桌有二根庭柱，一根柱上掛着油燈，光閃閃地不明不滅。右壁正中掛着字畫，古舊不堪。木凳和桌子也是雜擺着。

幕啓時：

劉老闆坐在他的賬桌邊的高凳上吸着旱烟。他已經有近六十的年紀，精神健旺，特別是他的體格，不但高大，並且厚實。他和其他北方人一樣，因為從小習練武藝，所以到老還沒有衰弱。錢財發，一個過路的客商，年紀也在五十以外，坐在油燈下的木凳上，靠着桌子，慢慢地飲酒。從軍者甲乙兩人在右邊坐着休息。地保在另一桌子邊坐着飲酒。賣唱小女站

在門口，倚着格子窗，月光照在她臉上，背後站着撐腰的何老兒，手彈弦子，閉着眼，垂下頭。賣唱小女唱一段岔曲，大家沉醉在這歌聲中。她唱道：

桃花兒香，俏才郎戲耍姣娘。喜孜孜用手攪紅粧，說「娘子看花放委實香，可嘆他不久長，怎如你姣媿體態比花兒強。」(過板)最可愛一年四季長伴夫郎。「佳人聽，尊「夫郎，雖然奴貌比花兒強，轉眼不覺兩鬢霜；花兒雖然不長久，熬過世上多少女紅粧。古來多少風流女，不知而今在那廂。細思量，奉宵一刻無(臥牛)無指望。」才郎悟省將頭點，腹誇獎女紅粧，不敢輕狂忙站起，托地一躬喚賢良，「請問娘子一件事，世上惟有那個長？」佳人聽，爲一夫郎，看破塵紅都不長，求名利，伴君王，樹大招風名自傷。圖利之人今何在？富貴榮華草頭霜。勸夫郎，得歡暢時且歡暢，莫把名利掛心腸。人生好比一場夢，郎君哪！就是那兒女夫妻也不得久長。」

(此曲唱法)

掃 上上，工四合四上，上上。工四合四上工尺上，四上合工尺上四上合，上合四上尺上工尺上，上上。尺工尺
老扣
掃 上合四尺上。工尺上四合上四尺上，上上。

歌聲停了——

乙 再唱一個聽聽。

甲 (附和着) 再唱一個。

何老兒 (陪着笑臉，跨進門，走近周何) 二位軍爺，要聽什麼？

甲 隨你的意。

乙 來個「打匈奴」吧。

甲 (對何老兒) 「小上坟，」你會不會？

乙 (緊接) 不要聽，不要聽，小曲兒有什麼好聽。咱們要聽也得聽大的。

何老兒 軍爺愛聽大的，小的侍候軍爺們一段「擊硯石，」顯醜，顯醜。

(劉老闖點頭會意)

乙 好，那麼請。

何老兒 (調了調絃聲，唱起來了，歌聲蒼老，但雄壯動人，感人心肺。油燈的光照着他的白髮鵝皮。他說道：——

漢末刀兵起四方，各處狼烟滾滾天意該當。論文臣賣國專權欺君妄上，說武將逃亡在外各據一方。我今表的一段是老徐母罵曹忠烈事，話說曹孟德英雄據許昌聽了程昱之言，將徐母

誑到，老徐母到相府門外，步入儀門朝裏走，見堂上殺氣森嚴，令人悚惶，但只見兵符令箭，桌案放，看光景，真乃是順者存，來逆者亡，見曹操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徐母背轉身來，心中輾轉，暗忖量，想曹操胸懷，篡逆爲奸黨，欺壓天子，害忠良，你既然位極人臣，爲首相，你就該輔佐社稷，定家邦，果能將漢室重興歸一統，真不愧中流砥柱，幹國忠良，老徐母舛誤入籠，空懷想，我要看一看，那奸賊動靜，是否端莊，老徐母想罷，蹀躞將堂上，手扶着拐杖，意洋洋，上堂來勉強，萬福尊丞相，多蒙見召，吾怎敢當。孟德說：徐母請坐，把話講。早有那手下從人獻茶漿，老徐母入坐已畢，說有何見諭，且恕我老邁，龍鍾，語不成章。孟德說：我久聞令子元直，當今名士，胸藏錦繡，謀略無雙，而況且腹隱珠璣，深通遠策，卻爲何輔佐劉備，違抗中央，據某想，不亞如玉，陷污泥，珠藏土內，又好比黃金失色，晶璧無光，好可嘆曠世之才，不得展放，空負了胸中懷抱，豈不堪傷，求賢母一紙尊函，把元直喚，奉勸他同心協力，保朝堂，到許都某必代爲奏明聖上，封官贈爵，美名彰，你們又可以骨肉團圓，朝夕聚首，到那時纔能保全忠孝，奉高堂，身榮顯，姓名香，真稱得起棄暗投明，順理成章，何須你再參詳。一行說來，命軍士取過文房四寶，迫令徐母寫八行，老徐母滿懷憤恨，強忍耐，一腔怒氣，暫收藏，忙問道：那劉備究係何如人也，速請丞相

道其詳。孟德說：涿郡小輩何足論，自幼貧寒家住樓桑，尤可恨妄稱皇叔，毫無信義，外君子而內小人，居心險詐，焉能久長。老徐母聽罷，曹賊一席話，無明火動，面色黃，厲聲說：我久聞劉使君他乃是中山靖王之後，半句無虛謊。孝景皇帝之元孫，豈是欺罔，論宗譜人所共知，班班可攷，講待人禮賢下士，人人素仰，就便是黃童白叟，牧子與樵夫，皆知其名望，真乃是當世英雄，不似尋常。想我兒輔佐使君得其主，那老身死於泉下也，瑩光雖不比越祖光宗傳留後世，博得個名標青史，姓字香，誰似汝名爲漢相，實爲漢賊，你尙敢在廣衆之下妄誇張，似汝則擅勢干權爲逆黨，帶累得黎民百姓受災殃，真乃是罪不容誅，人人唾罵，我恨不能寢爾皮，食爾肉，挖爾心，飲爾血，與國除姦，與民除害，纔能夠撥雲見日。把漢室重興樂堯唐，纔趁了我的心腸。老徐母怒氣填胸，目眦欲裂，阿唷險些栽倒地中央，一行說抓起石硯去打曹丞相，只聽得拍的一聲石硯粉碎崩裂四廂，惜未中，奸賊躲過將他綁，來速速斬却莫徬徨。早有那手下兒郎忙扯下，推推擁擁到外廂，老徐母仰天大笑毫無懼色，恨不能即時就義報君王，好可嘆。一旦賢良遭慘禍，好可惜半世孤孀要在刀下亡。只就是徐母罵曹又名擊石硯，到而今稱得仗義巾幗節烈無雙，千秋美名揚。

(衆人寂靜)

(老兒唱到後來是越唱越興奮，終幾老淚縱橫，慷慨悲歌，唱畢，急拱手而走。)

乙 (急掏出碎銀若干，搶步向前，攥在何老兒手裏。) 這些，您留着過活罷！

何老兒 (含淚，歡遜，推辭再三始接受。) 多謝，多謝。

(何老兒前邊走，小姑娘後邊跟，走出舞台後再彈着，唱着，聲漸遠漸輕。)

劉老闆 (走至地保桌邊。) 地保爺，這幾天您辛苦了。

地保 從軍的人越多，咱就不得好過。

劉老闆 (應酬着) 地保爺，多喝一杯。

地保 喝，喝，——喝，說真話，這也是沒法，上頭命令下來，叫我有什麼辦法？

劉老闆 地保爺，這次抽征，聽說咱們這兒很少，這是什麼道理？

地保 這個——這個也難說，唉——也難說——

劉老闆 (會意地) 如今這個年頭兒，總還是有錢的好。

地保 當然啦，有錢能使鬼推磨！

劉老闆 錢大爺，您看這次戰爭要打幾年？

錢 那很難說，只怕匈奴兵力雄厚，並且還是養精蓄銳。匈奴來勢兇兇，中原假使不集全國之力，恐怕很難對抗？至於前途——我看來是凶多吉少。

劉老闆 皇上現在已經下詔各州，限令出征，那還有什麼問題？

錢 看情形很難——

劉老闆 難在那裏？

錢 老百姓是不是大家効忠皇上？

劉老闆 咱們是中原人民，在中原多難的時候，難道大家不該出一點力量嗎？

錢 話雖然很對，可是現在的人心實在難測。劉老闆，您想，匈奴真有這個胆量來侵犯中原麼？老

實說，在中原要沒有奸細引通，外敵就是二個匈奴也不敢來碰咱們一碰。真所謂知人知面

不知心，全中原的老百姓很少懂得其中的道理。

劉老闆 奸細實在也太喪心病狂了！

錢 你我都是經商的人，怎麼也不會知道得清楚的。

劉老闖（感慨地）自古以來，國家興亡，總沒有商人的份。

錢 可是一動干戈，咱們做買賣的又得遭難了，眼看着又要徵捐抽稅，弄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叫苦連天。

劉老闖 不見得！

錢 怎麼會不見得？千古以來那一次戰爭是便宜了百姓？百姓不是家破人亡，便是妻離子散。

劉老闖 戰爭果然慘酷，不過要有敵國侵犯我國，我國的老百姓自然要感覺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爲求自身的生存起見，當然要起來抵抗了。

錢 據你之見，戰爭便永遠不能消滅。

劉老闖 這句話很難說，如果人人知道知足常樂的古訓，到了真正世界大同的時候，還有什麼戰爭！

錢 你到是想得很遠，不過是太遠了！你看看眼前呢？

劉老闖 眼前自然還是亂世時代！

錢 你我都生在亂世，一朝換一朝，你我這般年紀都是前朝遺下來的人，正是國家興亡，看見的

多，又有什麼希罕！

乙（忍不住口地）話不是這麼說法，我雖只三十歲，可也是前朝遺下來的人，我却覺得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原因就在這裏，煬帝在揚州被殺，高祖皇上建都長安，滅隋興唐，這是門牆間事。可是這次匈奴乘人之弱而大舉進犯，這是別一個種族來侵略我們中原。河況匈奴昔日強佔了塞北之後，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時至今日，三千里大好河山還在敵人手中！千百萬百姓還在鐵蹄之下！匈奴正是貪得無厭，又來進犯，如此興亡大事，怎麼可以不顧？

劉老闖 軍爺之話很對，這是有關種族存亡。

乙 如今是勝則存，敗則亡，也可以說是戰則存，不戰必亡。

錢（淡然地）大唐方建，百事毫無準備，怎麼堪與敵人一擊？

乙 匈奴雖強，但他們國內因爲武人專權，內鬩甚烈，而我們却是地大物博，百姓衆多，爲什麼不能與敵人一擊？

錢 很難！很難！

乙（臉顯愁容）難什麼？

甲 (緊接) 老周，扯什麼！咱們睡覺去吧！明兒還得趕路呢！

乙 好！(返身欲走，恨恨的看錢一眼。)

甲 有勞掌櫃的引路。

劉老闆 兩位軍爺稍待。(向內叫) 店小二，店小二。(無人應聲，續叫) 鳳英兒，鳳英兒。

鳳英 (出落得嫵媚動人，穿着短衣裳，自庭院進來) 爹爹，孩兒在這兒。

劉老闆 你替我看管一下，我要到後院去招呼，招呼。

鳳英 爹爹，你去罷！

劉老闆 錢大爺，請多喝一杯。(跟着從軍者甲、乙下。)

鳳英 錢大爺，您好。

錢 唔——

鳳英 (天真無邪地) 錢大爺，您酒量可真不小，從朝晨一直喝到現在，真是洪量。

錢 悶得很，還是喝點兒散散心。(慢吞吞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望着鳳英。)

鳳英 錢大爺，你瞧什麼？

錢 鳳英，我說你這個打扮——應該換換模樣了。

鳳英 錢大爺有所不知。

錢 怎麼？

鳳英 (正經地) 咱們是要做活的。

錢 我知道。

鳳英 咱從小跟家父習練武藝，短衣服穿慣了。並且家父也不喜歡我穿長裙。

錢 這是什麼道理？

鳳英 因為家父只生我一個女兒。

錢 女孩兒家總該像女人模樣。像你這樣——(搖頭)

鳳英 錢大爺，您知道家父是漂泊異鄉，白手成家，只生我一個女兒，他老人家什麼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特地教給我一身武藝，以備萬一守家保身之用。

錢 (點頭) 有理有理，不過——

鳳英 不過什麼？

錢 年紀大了也得給你找一份親家。

鳳英 咱不希罕這個。(轉身去收拾別的桌子上的雜物了。)

(馬蹄聲由遠而近，到近處，聲雜亂停。)

(從軍者趙義、李仁富、楊仁貴、蘇必忠、必孝魚貫而入，各執馬鞭，風塵滿面。)

鳳英 (態度大方) 各位軍爺，請坐，請坐。(放鑿叫) 店小二，有客來啦!

(內店夥應聲，即出。)

(從軍者就坐。)

店夥 衆位軍爺，請坐。

鳳英 (倒茶) 衆位軍爺，請茶。

趙 (急喘地) 店小二，給我那隻黑馬去餵點料。

店夥 是。

趙 不要忘記，要一桶水。

店夥 (急應聲) 是。

趙 (又拉住店夥) 那隻小黑馬真可憐，走了一天，累死它了。

店夥 是——！

趙 (想坐，忽然又想起什麼似的，轉身，又拉住店小二，想說)

店夥 (覺得有人拉住他，急應聲) 是！

(引得衆人大笑)

趙 (急推開店夥，忽又拉着店夥到門外，指着那邊) 你看見沒有？就是那隻小黑馬。

店夥 是。(往那邊走去，趙停一回，不放心地跟着走去)

(馬蹄聲又起，近聲剛停)

王 (氣喘喘地上) 快快，給我一桶水喝。(搖頭) 我的馬它要乾死了，再不給它喝水。(忍傷心起來)

明天就不能夠趕路了。

鳳英 原來是這麼回事。軍爺(看那邊)那一隻馬是軍爺的？

王 (轉身，用手指，忽然馬蹄聲響，他呆着一會，急喊) 糟了，糟了；我的馬怎麼又走起來了。(急跑去)

(衆又譁笑)

鳳英 衆位軍爺，今夜是過路還是留宿。

衆 留宿，留宿。

(蘇必孝賊忒嘻嘻地笑，不開口)

鳳英 衆位軍爺，填過飢沒有？

衆 還沒有。

鳳英 衆位軍爺，請稍坐一回兒。小的給爺們熱斤酒來。(入)

蘇必孝 (呆望着鳳英進去) 好奇怪，這個地方，那兒來這麼漂亮的女老闆。

蘇必忠 恐怕是老闆娘。

蘇必孝 不是，不是，老闆娘沒有這樣年輕，看上去纔不過十來歲。

錢 衆位是投軍去的麼？

衆 (同聲) 正是，正是。

錢 一路上辛苦了。

蘇必忠 還好，還好。

錢 唉——！內戰未已，外侮又來，唉！中原真是多難！

蘇必忠 老先生，咱們給匈奴原是毗鄰，素來友好，誰知道匈奴野心勃勃，率衆侵略，我邊關各地，已先後告急，所以皇上下詔，全國調兵遣將，預備開戰呢？

錢 這未免有些小題大做。

蘇必忠 匈奴來犯，兵馬衆多，咱們怎麼不也要集大軍抵禦呢？

錢 我是說，我們中原大國一向愛好和平，這麼一來，豈不是不能和平了麼？何況匈奴，蕞爾小邦——何足道哉！

蘇必忠 (誠懇地) 這是匈奴破壞和平。

錢 (感嘆) 眼看烽烟四起，大好河山恐怕又要變——

楊 (氣憤填胸) 變什麼？

錢 變——色 (回頭見楊雙眉豎起，乃吞吞吐吐地) 沒——沒有——

楊 (拿過馬鞭) 他媽的。

錢 (自語) 前途恐怕是凶多吉少。

楊 (又怒) 他媽的，什麼凶多吉少？(拔劍)

錢 (驚而懼急起立，萎縮地) 少陪，少陪。(向左門走入)

(蘇必孝哈哈大笑，楊仁貴也笑)

(鳳英雙手捧着酒盤出來，後邊跟着店夥，捧着菜盤，先擺一份在楊的桌上，後擺二份在李及蘇氏兄弟桌上)

蘇必忠 (起立) 各位兄長，咱們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恕小弟唐突，小弟有一句話不知衆位兄

長可中聽！咱們大夥來拼桌痛飲，衆位可否贊成？

蘇必孝 (即起立，笑着叫) 贊成，贊成。

楊 (同聲) 好！

蘇必孝 (轉身對李) 這位兄長？

李 (無可奈何地，點頭)

(大家圍坐蘇氏兄弟坐着的桌子)

蘇必忠 店小二，把酒菜都擺在這兒。

店夥 是。(放酒壺，菜盆，與他們斟酒)

鳳英 (走向桌，拿出一本大簿子來，拿過一枝筆及墨塊，再走到桌邊) 衆位軍爺，留個姓名。

李 幹嗎？

鳳英 這是衙門裏叫這麼做的。衆位軍爺不要見氣。

蘇必孝 (自告奮勇地) 娘子說得有理，敝人姓蘇名必孝，汴梁人氏，這是 (指蘇必忠) 家兄，叫蘇必

忠，也是汴梁人氏。

鳳英 這位呢？(對楊)

楊 我叫楊仁貴，鄂州人氏，今年四十歲正。

鳳英 (對李) 這位呢？

李 姓李，名仁富。

鳳英 貴處那兒？

李 豪州。

蘇必孝 (呆看鳳英) 你也會寫字？

鳳英 (不答，看了蘇必孝一眼，笑嘻嘻地) 衆位軍爺，請酒。

蘇必忠 (拉開着嘴笑) 小娘子，你也來一杯。

鳳英 謝謝軍爺，咱家不會喝。

蘇必忠 不會喝，也要喝。(懶及起來，立起身)

蘇必忠 (拖住必忠) 多嚙嚙。

鳳英 店小二，不要走開，伺候爺們。

店夥 是。(一旁站着)

(鳳英走出庭院，抬頭觀望，欣賞這深秋的月夜)

蘇必忠 (拿起酒杯) 衆位，乾一杯。(大家乾杯)

楊 咱真痛快，想不到一出家門，就碰着這麼痛快的日子，真使咱高興。來，咱們再乾一杯。(一飲而盡)

蘇必忠 好!(飲酒) 乾。(示酒杯)

楊 (復斟上) 再乾一杯。(又是一飲而盡)

蘇必忠 咱們總算有緣份，四處八方能在這兒相聚，明天咱們一上戰場，就不知天南地北。來，咱

們再乾一杯，這一杯恭喜咱們的緣份。

楊乾。（一飲而盡）

（蘇必孝尷尬地，東望望西望望，再望望酒杯，勉強分幾口喝了。）

李（忍發起牢騷來）我真不明白，何必要開戰呢？

蘇必忠 這也值得不明白麼？

李 爲什麼不？我就不高興投軍。

蘇必孝 那你幹嗎投軍呢？

李 這是國法如山。

蘇必孝 哈哈！你也怕國法嗎？

李 其實我真不願幹。

（楊已動怒）

蘇必忠 這話錯了，這國家的公事，不是你我的私事。

李 什麼私事不私事，老子就反對戰爭。

楊 (厲聲) 什麼?

李 我說反對戰爭。

楊 他媽的，你這渾小子，(拔劍，被蘇必忠阻住。)

蘇必忠 (對李) 仁兄莫非有心事?

楊 他媽的，簡直就是奸細的論調。

李 你敢侮辱我?

楊 並不是我侮辱你，是你自己不說好話。

李 我反對戰爭，就算是奸細麼?

楊 他媽的，你還敢說反對戰爭。

李 我說我的，與你有什麼相干?

楊 不順耳。

李 當今世界，難道沒有我自由說話的權利?

(楊動怒。)

李 (嚙着) 皇上也管不着，啾——！諒你也不敢。

楊 媽的，不教訓你，不知道窮爺的厲害。(拔劍)

蘇必忠 (急阻住) 二位，大家爲國從軍，不必！不必！楊兄，收起你的劍，到沙場上殺胡兒頭去。李兄，你

既知道國法如山，爲國盡忠，這也是國民天責。做一個忠義之民，我想你老哥也是情願的。囉。
來，來，來，咱們大家再乾一杯。這一杯是預祝咱們出師勝利。

楊 (毫不介意地舉杯一飲而盡，示杯) 乾。

(衆飲酒，李不服地)

劉老闊 (自左門出來，雙手捧着一盤熱氣瀆瀆的餛飩，非常歡躍地) 衆位軍爺，失陪，失陪。

蘇必忠 容氣，容氣。

(楊狂喜，倒酒，痛飲)

(李，悶悶地，起身下)

(外邊遠遠的初更鼓聲)

劉老闊 店小二，到庭院去看看，各位軍爺的馬料照顧好了沒有？

店夥 是(向外走)

(更鼓聲近)

劉老闆 店小二，預備上鎖吧！夜深了，不會再有人來了。

店夥 是。

劉老闆 (翻手對鳳英) 都寫上了麼？

鳳英 爹爹都寫上了。

劉老闆 你母親等你去睡覺呢，快進去罷！

鳳英 讓孩兒再待一會，這兩天過路的人多，也許還會有人來，讓孩兒分一點事情做做。

劉老闆 也好。(拿起旱烟袋) 那麼你再替我照顧一下。

鳳英 爹爹倒好去睡了，明兒還要趕卯呢。

劉老闆 這兩天我精神倒很好。(返身走) 倒是後院留宿的人多，我還得到後院去招呼招呼。(向

衆位) 衆位，少陪，少陪。(下)

(更聲又漸漸地遠了)

(馬蹄聲又起)

鳳英 (自言自語) 這麼晚，還有人來？

(馬蹄聲漸緩慢停)

木蘭 (在庭院那邊叫) 有人麼？有人麼？

鳳英 (走出去，望遠處)

木蘭 (在庭院那邊) 店夥計，加點草料。

鳳英 (自語) 原來又是位軍爺。(大聲) 店小二，有客來啦！

木蘭 (在庭院那邊) 店小二，多加草料。

店夥 (在庭院那邊) 是。

木蘭 (走過來，在樹蔭底下停住，望了望天邊的明月) 好一鈎明月。(用馬鞭拂去了靴上的灰塵)

鳳英 (看清楚了木蘭的俊俏的相貌，不覺一喜，等到與木蘭的視線交叉時，纔說話) 軍爺，請裏邊坐。

木蘭 有勞大姐。(走入裏面)

(鳳英望着木蘭，跟着進來)

(衆人都望着木蘭。蘇必孝揉了揉眼睛，呆望一回，又揉了揉眼睛，伸長了頸。)

鳳英 (倒茶) 軍爺，請用茶。

木蘭 有勞大姐。

(鳳英站在木蘭坐的桌子邊，不走開。)

木蘭 (喝茶) 請問大姐！到雁門關去，還有多少路程？

蘇必孝 (搶着話) 到雁門關去嗎？還有五十里？不，不，五百里？不，不，五千里路。

木蘭 (笑臉) 路程好遠啊！

蘇必孝 (滑稽地) 五千里路，你怕不怕？

鳳英 (向蘇) 軍爺，您錯了。(向木蘭) 這兒過去就是到延安州的大道了。軍爺，從這兒到雁門關還

不過千里地。

木蘭 多謝大姐。

鳳英 軍爺是投軍去麼？

木蘭 正是。

鳳英 這位軍爺，好像多面稔。

木蘭 (小心地看了看自己，覺得並沒有破綻，於是正經地說) 大概是大姐記錯了。

鳳英 軍爺可是姓華？

木蘭 (有些心急) 不——不，不，(稍裝鎮定) 不知大姐所說的是什麼「花」字？

鳳英 是華夏的華？

木蘭 (鬆了一口氣) 喔——原來是華，並不是花。(站了站，整了整衣服) 一定是大姐記錯了，天下同

相貌的人多得很多。

鳳英 軍爺貴姓？

木蘭 (一怔) 敝姓——(大胆地) 姓花。

鳳英 軍爺也姓華？

木蘭 不是華夏的華，乃是鮮花的花。

蘇必孝 (插嘴) 你們兩個都像一朵花，(對鳳英) 你是朵女花，(不敢正視木蘭，用手一指) 他是男花

(嘻嘻地笑)

鳳英 (有些神往，忽覺面羞轉正經) 軍爺要喝點兒什麼？

木蘭 多謝大姐，咱們行軍在路，最忌喝酒。有勞大姐，還是叫店小二端些填肚

鳳英 是。軍爺請稍等一回。(自左側門入)

蘇必孝 (走近木蘭) 小兄弟。(出神地望着木蘭)

木蘭 (正經地) 仁兄請坐。

蘇必孝 (坐下，還是呆看)

木蘭 仁兄看什麼？

蘇必孝 (怔) 不看什麼，不看什麼。

木蘭 仁兄也是投軍去的？

蘇必孝 唔——(還是呆看)

木蘭 仁兄到那兒去？

蘇必孝 (沒有聽見支吾) 唔——唔，小兄弟的衣服倒很不錯。

木蘭 這是家父的戎裝。

蘇必孝 咳！怎麼穿在你的身上呢？

木蘭 因為家父年老多病——

蘇必孝 (即接口) 死了？

蘇必忠 (喝阻) 怎麼胡說八道。

木蘭 不是。這一回邊關緊急，可汗點兵，十二卷軍書，卷卷都有家父的名字，家父沒有大兒，(忽覺失言，很快的補上一句) 咱沒有兄長，因此替父從軍。

蘇必忠 啊——有這等事麼？

楊 (起立拱手) 這位仁兄，忠孝兩全，令人可敬！令人可敬！(拱手)

木蘭 (起立拱手) 行軍的事，還請衆位多多指教。

楊 豈敢，豈敢。(急斟一杯酒，提給木蘭) 仁兄，乾一杯。

木蘭 不敢喝酒。

楊 替父從軍，千古未聞，讓咱敬仁兄一杯，仁兄一定要乾杯。(手舉酒杯，走近木蘭)

木蘭 不敢當，不敢當。(接過酒杯，衆起立) 不敢當，不敢當。(向楊) 謝謝兄長。(一飲而盡) 多謝兄長。

楊 痛快，痛快。（狂飲一杯）

木蘭 衆位請坐（歸原位）

（蘇必孝還是呆呆地看着木蘭出神，木蘭不理，漸覺尷尬）

（蘇必孝笑）

木蘭 仁兄爲何笑起來了？

蘇必孝 小兄弟怎麼長得好白？（木蘭有些爲難）娘兒們也沒有你長得那麼又白又嫩啊！

木蘭（力持鎮靜）這是因爲小弟從小在家，沒有走過遠路，沾過風塵。

蘇必孝（捲起自己的衣袖，露出又黑又細的手臂，看了看，再伸近木蘭臉蛋邊）我有你那麼白嫩，就心滿意足了。

木蘭（懷着笑）仁兄笑話了。（雖然手足無所措，可還力持鎮靜）

蘇必孝（瞧見蘇必孝的行動失態，便上前攔阻，一面對木蘭敷衍着）花仁兄是什麼職位？

木蘭（歉遜）替家父的缺，暫充隊正。

蘇必忠 咱們是同道了！

木蘭 小弟初出茅廬，行軍的事還是頭一回，還望兄長多多指導。

蘇必忠 豈敢，豈敢，花仁兄年少英俊，忠孝雙全，前途是無可限量。不像小弟已四十開外的人了。

木蘭 志在報國，不分長幼，兄長經驗豐富，一定是咱們後輩的模範。

蘇必忠 多獎！多獎！

（更鼓又傳。）

（蘇必孝連打幾個呵欠，伸了伸懶腰。）

木蘭 時候怕已交戌時了吧！

蘇必忠 （也覺倦意）必孝，咱們去睡一會吧，明朝還要趕路呢？（對木蘭）花仁兄如不嫌小弟唐突，

咱們明兒同道上路！

木蘭 有謝兄長。

蘇必忠 （一手拉着蘇必孝的膀子，對木蘭）那末明兒見！

木蘭 明兒見！

蘇必孝 （朦朧朦朧地）明兒見！明兒見！

蘇必忠 (對楊) 楊仁兄呢

楊 咱還得喝幾杯，蘇仁兄，您先請吧。(喝了大口)

蘇必忠 (同聲) 明兒見。(下)

(鳳英捧着一盤盤碎餅和二碟菜蔬自左側門出來，直走到木蘭桌邊放了)

鳳英 軍爺請!

木蘭 有勞大姐!

(鳳英轉身至帳桌旁拿了循環簿，再走到木蘭坐前)

(在鳳英和木蘭談話時，楊仁兄似覺醉意，鬆衣紐後，慢步至庭院裏走着)

(室內只剩木蘭與鳳英兩人)

鳳英 軍爺果真姓花麼?

木蘭 姓花。

鳳英 大號?

木蘭 小字木蘭。

鳳英 (邊寫) 今年貴庚?

木蘭 一十九歲。

鳳英 府上是?

木蘭 我是汾陽縣人。

鳳英 到那兒去?

木蘭 到雁門邊去。

鳳英 去幹什麼?

木蘭 從軍。

鳳英 軍爺也是投軍去的麼?

木蘭 是的。請問大姐，問這些幹什麼?

鳳英 軍爺有所不知，這是上頭叫這麼填寫的，現在時局不甯，地方上也不得不嚴緊些。

木蘭 原來如此。大姐，你看敵人靠得住麼?

鳳英 軍爺麼? (故作打量)

(木蘭被她看得難爲情低頭)

鳳英 (嬌笑) 軍爺是靠得住的。

木蘭 這就放心了。

鳳英 不過——

木蘭 不過什麼?

鳳英 路遠迢迢，軍爺，你怎麼去得?

木蘭 怎麼去不得?

鳳英 沙漠寒冷，軍爺，你怎麼受得住?

木蘭 大姐，說笑話了。別人受得住，我怎麼受不住?

鳳英 軍爺不是初次從軍去麼?

木蘭 又有怎麼?

鳳英 我怕軍爺有些不慣。

木蘭 那倒不見得，現在是爲國効勞，就是不慣也只好慣一慣了。

鳳英 花軍爺是汾陽縣百花村生長的嗎？

木蘭 舍下就住在百花村。（忽覺鳳英的問話有些蹊蹺，仍勉強鎮靜。）

鳳英 我小時候跟家母也在汾陽縣百花村住過幾年。

木蘭 （仍坦然地）這麼說來，咱與大姐可算得同鄉啦！

鳳英 （半狐疑地）軍爺恕我說句放肆的話，小時候，我有一個鄰居的姊姊也是姓花的，她的臉蛋

兒，簡直和軍爺一模一樣，所以剛纔軍爺到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她呢！後來我一想她是女

人家，軍爺却是男子——

木蘭 （被她引起了兒時的情景，若有所悟，但仍裝做不知）大姐，您現在還想念着她嗎？

鳳英 我和她分手有十多年了，我跟隨家父漂泊流浪，總沒有機會讓我回到百花村去重溫舊

夢。

木蘭 （感嘆）這位花小姐，是不是花孤的女兒？（鳳英點頭）提起她，我也認識。

鳳英 敢情是花軍爺的老家。

木蘭 （低頭不語，若有所思，繼含糊其詞，強作回答）我和她也是鄰居。

鳳英 提起花姐姐，我真佩服她。那時候我和她都不過六歲，她比我大一個月，所以我總稱她爲姊姊。她的父親是一個了不得的武士，我常常瞧見他老人家親自教給花姊姊武藝，花姊姊又聰敏又能幹，到八歲那年，已經騎得好馬，射得好箭。就在那年我們分手了，直到現在，她那姿態還不時在我夢裏看見着。

木蘭 這位花小姐，自從學會了騎馬射箭之後，一天到晚在田野裏亂跑，並且還會使槍弄棒，簡直不像個女孩子。她父親非常懷惱，便把她關在後院裏，限他天天織布，不許她離開織布機。

鳳英 那麼花姊姊呢？

木蘭 花小姐是盡孝的女子，她自然聽從父親的話。（說到此處，想起家來了，不覺眼一酸，淚水滴了下來。）

鳳英 花軍爺，您也想着她嗎？

木蘭 我想的不是她，是她的爸爸，我離家的時候，爸爸的病還沒有全好呢！

（遠處賣唱小孩邊唱邊走，聲音自遠而近。）

（台上寂靜）

（忽然間有二個人氣喘喘地跑來。）

店夥 (從庭院那邊跟着二個人跑來，對甲、乙) 二位大爺。

甲 (拉住店夥) 小二，你看見有一個白白嫩嫩的人來過沒有？

店夥 (瞠目) 大爺，小的不知道。

甲 你這渾小子，爲什麼不知道？

店夥 稟大爺，小的實在不知道。

乙 喂！是一個著軍裝的小伙子。

店夥 大爺，問這個幹嗎？

甲 不幹嗎？我問你，他來過這兒沒有？

店夥 大爺，這個人姓什麼？叫什麼？

甲 (對乙)

姓什麼？

乙 (對甲)

甲 (向店夥) 大爺不知道？

店夥 大爺不知道姓名，小的到那兒去找？

甲 滾你的。

(店夥走進來，向左側門溜入。)

(甲忽見木蘭，拉了拉乙的袖襟，手指指木蘭，二人蹣跚着方步走至木蘭桌前，對木蘭邊看邊笑，當甲乙走近木蘭時，鳳英釘住看着他們，木蘭討厭他們，移過一坐甲乙也轉過身子，指手劃腳地笑。)

楊 (在庭院裏，早看見甲乙，忍無可忍，走進來。) 兩位，是幹什麼的？

甲、乙 (不理，看了看楊，然後兇惡地說。) 不幹什麼。

楊 站在這兒幹什麼？

甲 (擺出本地公子的神氣。) 咱是本地人氏，爲什麼不好站在這兒？

楊 原來是本地人氏，看你這麼打扮，一定是個花花公子。這麼晚了，爲什麼還不回家睡覺去？

甲 (推開他，要看木蘭。)

(楊一把拉住甲的胸領。)

甲 (急。) 你這是要幹什麼？

楊 不幹什麼。

甲 (倔強) 大爺愛怎麼便怎麼，你要怎麼樣？

楊 叫你走。(鬆手，揮手)

甲 笑話！

乙 (也趾高氣揚起來) 怎麼？這是咱們的地方，用得着你來干什麼？

楊 他媽的。

甲 勸你少管閒事。

楊 他媽的，年紀輕輕，幹嗎不去投軍？

甲 咦！大爺不投軍，與你有什麼相干？

楊 不相干，也要相干。你他媽的——你們兩個傢伙不懷好意，想欺侮這位小兄弟麼？

甲 不欺侮你就是。

楊 (手按住劍柄) 走不走？

乙 (覺來勢不對，先溜，輕輕地拉一拉甲的衣服，然後 步輕一步地溜退)

甲 怎麼，你要動手？

楊 (拔劍) 滾不滾?

(甲回頭見乙已溜出門外，忽抱頭而竄。)

(楊大笑，衆人亦笑。)

楊 (收起劍) 有這等閒小子，真他媽的。

(賣唱小女孩唱着汾陽鄉調，出現在庭院裏了，她還是倚着窗，何老兒站在她後邊打着竹板。)

鳳英 花軍爺，你聽這不是家鄉的曲調麼？

木蘭 唔！(靜聽)

(賣唱小女孩唱着——)

正月裏探花迎春花兒黃，二月裏探花杏花香，三月裏桃花紅似火，四月裏探花芍藥蕊內香，五月裏石榴花鬧鬧洋洋，六月裏荷花葉子水上揚，七月裏的蘭花正開放，八月裏陣陣風吹桂花香，九月裏的菊花黃金色，十月裏的梅花雪內藏，冬月裏天寒沒有花探，臘月裏牡丹花富貴滿堂。

牆裏探花牆外香，勾引的公子探花郎。從那邊來了個花大姐，各樣花名兒細說端詳。牡丹花

的姐兒，芍藥花的郎，丹桂花的慢，茉莉花的床，綉球花的枕頭，芙蓉花的被，芝蘭花褥子鋪滿床。到晚來秋菊花，臘梅花，把銀燈兒掌，他二人並頭蓮花上了象牙床。脫去衣裳，入了水仙花的帳，柔欄了巫雲夜來花香。清晨早起又把菱花照，青絲髮烏雲玫瑰花香。——

（賣唱女孩唱了前面幾句後，鳳英先附和着唱，木蘭聽着也附和着，情緒非常熱烈時。——

（忽然遠處傳來鑼聲，乘客寂靜，傾聽，地保在遠處喊「上頭有令，有名字的，趕快上路。」鑼聲。）

木蘭 大概是邊關告急了。

（鳳英跑至庭院內，對遠處望。）

（劉老闖自左門奔跑出來，直至庭院內，遠望。）

（鑼聲，地保喊聲：「上頭有令，有名字的，趕快上路。」鑼聲。）

（劉老闖進來，鳳英跟着。）

鳳英 父親，爲什麼那麼急啊！

劉老闖 大概是緊急了。

（遠處山坡上有火把，漸漸多起來。）

鳳英 (若有所思地) 父親——

劉老闖 什麼?

鳳英 (轉身, 看見火把) 有火把!

劉老闖 是趕路的。

楊 前面不是火把麼?

(鑼聲響, 地保聲近)「上頭有令, 有名字的, 趕快上路。」

地保 (肩上扛着虎頭牌, 拿着一面大鑼, 自庭院進屋, 見何老兒及賣唱小女孩, 以鑼盪揮之使去, 旋把虎頭牌一放, 定神,

敲鑼三響, 提高嗓子, 正欲叫時)

楊 地保老爺, 咱們聽見了。

地保 聽見了, 再聽一遍, 公事公辦。(再敲鑼三下) 上頭有令, 有名字的, 趕快上路。

(衆人整行裝)

(後院內也有無數人自台左入, 各人衣服不整齊, 上台開口即問「什麼事! 什麼事!」)

劉老闖 衆位軍爺, 果真立刻要動身麼?

地保 不走也不行啊！掌櫃的，公事下來，你擔當得起麼？

木蘭 掌櫃的，酒菜錢多少？

鳳英 (接嘴) 軍爺沒有留宿，不用，不用。

木蘭 那裏，咱雖沒有宿店，可是吃了你們的菜啊！

鳳英 軍爺，前程路遠，軍爺留着化罷。

劉老闖 軍爺留着化罷！

鳳英 軍爺，爲國從軍，連夜宿一宵都不能夠，咱們老百姓，難道不能出一點力量麼？

木蘭 (對劉老闖) 你們是商家，將本求利，咱們吃了酒菜不給銀子，那怎麼成？

鳳英 就算是咱們百姓慰勞軍爺們的罷！

木蘭 仗還沒有打，那有先受百姓慰勞的道理，一定要給，一定要給。(從懷中掏出碎銀，放在桌上，鳳英

欲取銀還與木蘭，忽覺不好意思)

鳳英 (急) 父親，你來說幾句。

劉老闖 (笑) 軍爺在上，小女的話，是一片真誠。如今國家到了危急時候，咱們老百姓自當有力

出力有錢出錢，咱雖然是個商人，但是也懂得這個大道理，請軍爺不要客氣，這一頓粗菜，算作小的慰勞衆位的罷。
（取桌上碎銀，擦幹木蘭手，木蘭忽覺不好意思，手一縮，碎銀跌落在地，鳳英急俯身拾起，

交還劉老闖手中。）

楊 掌櫃的既如此客氣，花仁兄也就收起來罷，咱們也就是老百姓，咱們大家都是中原人民。

木蘭 （接過碎銀。）多謝老先生，有謝大姐。

鳳英 不敢當，不敢當。（直望木蘭，有些發呆。）

劉老闖 （叫。）店小二，店小二，替衆位軍爺牽過馬來。

（店夥應聲。）

劉老闖 店小二，預備火把。

木蘭 老先生，今夜明月皎潔，大地如晝，前去又是平坦大道，用不着火把。

（李及其他從軍者同上，有些人自願自出屋去了。）

李 什麼？現在就要趕路？

地保 上頭有令，有名字的，趕快上路。（敲三下鑼。）

李 (怨恨地) 上頭有令，上頭有令，怎麼不想想咱們從軍的苦啊！

(沒人理他，地保走出，繼續敲鑼，叫「上頭有令，有名字的，趕快上路。」聲漸遠漸輕。)

李 白天走了一天，晚上應該休息休息，如今連睡覺的時候都沒有，怎麼還不算苦？

楊 他媽的——

李 咱們是人，日裏走，夜裏得息，不像你，牛一樣——

楊 (拔劍) 你說什麼？

木蘭 仁兄，且慢。(走至他二人中間) 二位，咱們這次從軍，為的是國家，遲早是要趕路的，現在既然上

頭有令，一定是邊關緊急，咱們為什麼不好趁早前去，早一日踏上沙場，也好償還我男兒報國之願，早些日子將番子殺退，咱們也好早些日子歸還家鄉。(向衆) 衆位，走，咱們大家趕路

去！(轉身就走)

(騾動)

(遠處戰歌聲起)

戰歌：

車轆轆；馬蕭蕭，將士鋼刀插在腰，萬里征程路迢迢，不滅匈奴不回朝。中華地，河山好，怎讓那敵人的旗子飄。英雄好漢志氣高，殺敵衛國好榮光。

（屋內諸人先後走出庭院，馬蹄聲起。）

（蘇必忠自左門跑入，見衆人已走，急跑出去。）

（老閻倚門遠望。）

鳳英：（看見桌子上，一根馬鞭，知道是木蘭遺下，急取之，遲疑，奔至門口，大聲叫）花軍爺，花軍爺。

劉老闆：什麼事？

鳳英：（輕聲）是他的馬鞭。（大聲）花軍爺，花軍爺。

（木蘭跑回來。）

鳳英：花軍爺——

木蘭：大姐，有何吩咐？

鳳英：軍爺忘了——（拿出馬鞭）這是軍爺的麼？

木蘭：是的，（接過馬鞭）有勞大姐。（看了看，轉身就走。）

(鳳英有所失地，直望着遠處。)

(戰歌聲起，聲音由輕而響，大家興奮地唱，雜着馬蹄聲，戰聲由響漸輕，馬蹄聲由近漸遠。)

(劉老闆繞回賬桌前，對壁上的長劍呆望。)

鳳英 (自語) 英雄好漢志氣高，殺敵衛國好榮光！對劉老闆) 父親，咱們女兒呢？

劉老闆 (拿下賬桌邊牆上的長劍，拔出鋒，揮了揮對鳳英) 也有你們的時候。

(劉老闆揮劍一陣，在燈光下呆望，劍發着光，光刺激着劉老闆的眼睛，他微笑起來。)

(戰歌聲又起，漸響漸高。)

——幕在雄壯的歌聲中下

第二幕

時間：

與匈奴苦戰後二年的隆冬

地點：

冰天雪地的沙漠

人物：

甲

乙

丙

丁

戊

楊仁貴

(蘇正職. 衆稱之楊隊正.)

花木蘭

(已升校尉職案稱之花校尉)

傅令兵

王得標

李仁富

蘇必忠

(隊正職案稱之蘇隊正)

守卒

蘇必孝

胡兒

王老頭

劉老闊

(已從軍爲元帥幕下的中軍)

士兵若干人

佈景：

在蒙古包的地窖中是屬於花木蘭校尉統率的軍營一室。

舞台左壁是泥階，直到頂，有一上下可開關的木門，門出去是篷帳，守卒守衛的地方。

凍堅了的泥土壁，泥土地。後壁中間，有一門洞，以獸皮爲門簾，是通另一室去的。地窖內沒有桌子，只石凳數隻。滿地沿泥壁鋪着獸皮。右壁正中有一個用泥土砌成的坑，上鋪虎皮。坑旁有一隻大盆埋在土中，用馬糞做燃料燒着，發出很強的光。泥壁上掛滿了弓和箭囊。也雜掛着長劍和大刀。

幕啓時：室內暗沉沉的，顯得淒涼。正中石凳上放着盞油燈，火光搖移不定。甲、乙、丙、丁、戊、王得標、李仁富、蘇必忠等有的蹲着，有的躺着，有的坐着，都沿着泥壁。楊仁貴坐在正中的泥階上。他們的衣衫都零亂不齊。木蘭在坑邊站立，垂着頭，兩眼看着火盆，火光映着她的臉，可以使觀衆看清楚她的嚴肅和沉靜，鎮定。

台上靜寂

戰馬在朔風中悲鳴。

胡笳聲隱隱可聞

甲

（躡着，在角落裏，頭垂着，額骨已碰着兩隻膝蓋，雙手緊抱着腿，忽然仰身，大叫）

喔

！
悶死我了。（往地上滾，用

手拍胸。

乙 (在另一邊，半躺半坐，左手執着劍，呆看一陣，憤憤地在泥土上放去。)

丙 (神經衰弱的樣子，兩眼凹進，坐着跳起來) 我要衝出去，我要衝—— (直往泥階邊跑。)

楊 (見丙跑過來，一把抓住) 他媽的，噪什麼？ (推丙倒在地，但立刻掙扎着起來。)

丙 我受不了，受不了，我甯可死，也不願意在這兒再待下去。 (看一回，又向泥階上衝。)

楊 (不聲不響，拉住丙把丙拉下來，拖到原位) 乖乖的給我躺下。 (又走向泥階旁，站着。)

丙 (氣喘喘地，兩條腿軟軟地發抖，站起身，站不住腳的樣子) 我們就這樣等死嗎？

乙 不等死，那怕是等活嗎？

丙 (失神似地) 死喔——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神經質地向着旁邊的人問) 你願意死麼？

(沒有人回答他。)

丙 (索性發狂起來，問輪着呻吟着的丁) 你願意死麼？ (丁呻吟着，再回頭問蘇必忠，蘇必忠望了望他，笑了笑，急跑

至泥階前，問楊) 你也願意死麼？

楊 (看見他，又氣又好笑) 他媽的，誰願意死。

丙 (指自己) 可！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楊 你爲什麼不死？

丙 我還有母親，我怎麼能死？我怎麼能死？(驚惶地，望着空中，好似看見了什麼，大叫一聲) 母親！(向空) 孩

兒在這裏，孩兒還沒有死，(拍拍胸) 還沒有死！(用手亂抓)

楊 你鬧什麼？他媽的，見神見鬼。

(丙向前一撲，撲了個空，倒在楊的身上，忽然大哭起來，楊把他扶起，拖着他到原位，讓他躺下，丙倒在獸皮上哭)

甲 (突然狠狠地走到木蘭面前) 花校尉，你怎麼打算？

木蘭 (看了一眼，不答)

甲 現在既不戰，又不退，外面是冰天雪地，眼看——我們就要死——！我們就要死了！

木蘭 (不看也不聲)

甲 既不求和，又不投降，我方的人馬已經死傷萬，我方的土地，眼看就要完了，大勢已去，難道真要等着戰敗不成？難道一定要我們等着死嗎？

木蘭

甲 可恥啊！可恥啊！我們並不是戰死，我們就要餓死，我們就要凍死——！

木蘭

甲 花校尉！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你看看，飢餓，疾病，什麼都來了，你有辦法沒有？

木蘭

（沉思，但嚴肅如常。）

甲 你有辦法沒有？（興奮起來，失了理智。）戰爭，戰爭，如今弄得這麼下場？不能！不能！花校尉，你說，你

總不能看着我們死啊！

木蘭

甲 這麼看來，你也沒有主意？

木蘭

甲 你沒有主意好！（咬牙）我——，衆位，我們衝（剛出聲）

木蘭（威嚴地）住口！

（甲嚇得把話都縮了進去，揚在那邊暗暗好笑。）

（台上暫靜。）

(慘痛地呻吟着) 我要死了——死在這荒漠——寂滅的地方——(痛苦地) 喔——喔——

——救救我啊! 救——救我啊! (帶哭聲) 救救——我——救——救——救——(聲音漸沉)

(楊望望了，沒有辦法的樣子)

甲 (手指丁) 花校尉，你不聽見麼? 這是個病人在叫，眼看着我們都要這樣病死了!

木蘭 (提起精神，瞪着眼睛，看着甲)

甲 (倒退幾步，但有一種恐怖支持着他，使他失掉了理智，氣喘，聲嘶，近乎瘋狂的樣子) 你要我們死? 你要我們死?

(一陣戰馬長嘯聲，使得他身子發抖，聲音也顫起來了，慌張地左顧右盼) 怎麼辦? 怎麼辦? 在這兒等等什麼?

等死! 我怎麼好等死呢? 天老爺 (向空) 叫我怎麼辦呢? 等着，等着，像他 (指丁) 一樣害病發

瘋，死去! (望着空中，嘴張開，突然一定神) 我不要等死，我要走，我要衝出去。(頭也不同地，飛步向泥階上跑，楊

攔住他) 讓開，讓我走，讓我走。

楊 沒有命令，不能走。(拖住甲的胸口)

甲 (掙扎着，紫色俱厲地) 我要衝出去，我要衝出去。

木蘭 (沉着) 你要衝到那兒去?

甲 隨便那兒都好，我不願意在這兒待下去。

木蘭 外邊冰天雪地，飛沙走石，像你這樣懦弱怎麼能抵擋得住？

甲 我不願意在這兒等死。

木蘭 你出去就可以不死嗎？

甲 離開這兒，就不會。

木蘭 現在兩軍正在調兵遣將，大戰就要開始，像你這樣單身匹馬，又是人地生疏，豈不要給番兵的亂箭射死？

甲 (個強地) 給番兵亂箭射死，總比在此地等死好些。

木蘭 好——！你懂得軍法嗎？

甲 可是軍法並沒有叫我們等死！

木蘭 現在本校尉放你出去，你將來不要後悔！

甲 不後悔。

木蘭 楊隊正，放他出去。

楊 是！

(甲很快的走上泥階。)

木蘭 (等他走到門邊) 站住！(甲停腳，轉身) 現在本校尉命令你去打探敵情。

(甲猶疑不答。)

木蘭 軍令一下，無可挽回。楊隊正。

楊 有！

木蘭 帶他到那邊(指中門)去改扮行裝，即刻上馬。

楊 是！(拉着甲)那邊走。

(甲只得跟着楊走。)

木蘭 限你三天歸營，違令則斬。

(楊帶甲下。)

(木蘭走到泥階旁，站着。)

(台上靜寂。)

（遠處胡笳聲，微弱可聞）

（戰馬悲鳴聲，清晰在耳）

傅令兵（自中門上）花校尉，彭都尉有請商議。

木蘭 卽刻就到。

傅令兵 是。（下）

木蘭（向衆）誰敢私出營門，軍法嚴治。（衆靜默）聽見了沒有？

蘇、王、乙等（同聲）聽見了。

木蘭（向衆看了看，走向左門，楊仁貴已出現在門洞口）楊隊正，守住營門，沒有本校尉的命令，不准出營。

楊 是。

木蘭（返身欲走，又回頭）楊隊正，若有爭噪，不准動武。

楊 是！

（木蘭下，楊卽至泥階旁站定）

戊（對楊）楊隊正，有消息沒有？

楊 什麼消息？

戊 聽說咱們的元帥，在上次大戰的時候受了重傷，所以打敗了。

楊 聽誰說的？

戊 我也記不清楚是那一個說的。俗話說，無風不起浪，我想，這消息一定是確實可靠，不然，咱們怎麼會吃敗仗呢？並且吃了敗仗，到現在快三個月了，說說是調兵補充，哼！據咱看來，調兵倒是在調兵，只怕是調回轉去罷！

王 你這消息是確實的麼？

戊 當然真的。

王 那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大兵調回去，留着我們在這兒，在這兒等什麼？

戊 (挑撥地) 等死。

王 啊——等死？

戊 那還有什麼話說，元帥是存心叫我們送死。還不是麼？你們看看，三個月，難道兵還調不好麼？不戰，也不求和，明明是自己人馬不夠，卻偏偏不肯讓步，明明是失地千里，卻偏偏叫咱們守

在這兒。喂，你們是明白人，這兒是沙漠世界，沒有人住的地方，何況又是冰天雪地，這明明不是要我們送死，是什麼？

（王急得慌起來，哭了，楊勳火，但忍耐着。）

李（站起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敵人一向反對戰爭，老實說，皇上徵兵的時候，敵人就反對投軍了。果然事到如今，戰敗了。與其今天戰敗，何必當初要「戰」。

戊 是啊，我也反對戰爭，何況咱們和匈奴，兩國邊界相連，應該友好，親善，那才是建國之道。

（楊怒形於色，但還是竭力壓住。）

李 古人爲什麼要戰爭呢？爲的是爭權奪利。但是現在我們的皇上既不要爭權，又不要奪利，何必戰爭呢。

戊 就是那麼說，放着太平皇帝不要做，現成福不要享，弄得如今兵荒馬亂，烽烟四起，百姓怨聲載道，這也是活該。

蘇必忠 怨聲載道，恐怕還不到時候吧！

李 怎麼還不到時候？你聽見老百姓不是這樣怨聲載道的麼？

蘇必忠 那麼你聽見的

李 我雖然沒有親身聽見，哼！這有什麼不好推想，那麼許多男人出來當兵，幾年不回家去，難道家鄉的妻女們不要心痛麼？

戊 當然要心痛啦！由此推想，百姓便要怨聲載道了。

王 (搶話) 說到家鄉，真叫我難受，我結婚纔一個月，就出來投軍了。到現在快四年，(傷心起來)不曉得我那老婆——

戊 空緯獨宿，慘事慘事。

王 這怎麼好呢？

李 有什麼難，回去啊！

王 怎麼回去法呢？

李 告假。

王 沒有理由，怎麼好告假？

李 回家陪老婆，這不是理由麼？

王 唉——（起立，對楊）你——代我向花校尉說說，我要告假，回家陪老婆去。

楊 你自己說去。

王 花校尉，花校尉在那兒？

李 到那邊去了。

王 我要告假，要告假，——（喃喃着自後壁門中出）

李（笑）回家陪老婆——（笑不可停）回家——陪老婆，——四年不回家，老婆等得住麼？老早偷

了漢子，我看他回去倒可以做個現成父親呢！（又笑）

戊 這樣時勢，正是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可是如今却沒有歡樂大家愁了。

李 照這種情形下去，不說必敗，就是戰勝了——喂！我有什麼好處？還不是他們元帥大將升

大官，得大功，有你我的份麼？

戊 升官得功，除非等我們死了。

李 再說，現在開戰也有兩年，聽說咱們元帥不肯退兵，還說什麼長期抵抗，非打到最後勝利不肯罷休，這麼說來，這回戰事決非一年半載可了。喂！我們是人啊，我們有幾年好活？我們有幾

年是年青的時候？哼，眼看着我們的黃金燦爛的青春要葬送在這個沙場上了。

戊 「古來征戰幾人回！——我看來，你我不但要葬送青春，並且還要戰死沙場，身爲異鬼呢！

李 不要說我們將來是怎麼過活，就是朝廷，我告訴你們，現在也是意見紛歧，議論紛紛，高祖皇上也沒有辦法啊！雖然眼前是大衆顧到面子，喂！可是內裏，鉤心鬥角，排除異見，爭鬥得非常厲害。哼，說不定這種明爭暗鬥會擴大起來，變成春秋戰國時代，這個禍那可不小。

戊 居然還有這種事麼？老兄從何而知。

李 哼！只有你們還朦在鼓裏，可瞞不過我。

戊 倒要請教。

李 在咱們這兒，你們看得出來麼？

戊 看出什麼？

李 你們不要以爲這個小營，可是也分成兩派呢。

戊 那二派呢？

李 花校尉和彭都尉是一派，王校尉又是一派。

戊 何以見得！

李 那還不容易知道嗎？上次抓來一個奸細，花校尉和王校尉就是爲了殺與不殺而爭論好久。後來還是彭都尉贊成花校尉的辦法，把這個奸細審問一番，非但不殺，反而優待他，讓他自由自在的活着，過不到二個月，把他放走了！你們看，可笑不可笑。這不就是很明顯的兩派麼？

戊 後來呢？

李 不只一個，好幾個奸細都給花校尉放走了。我看，花校尉這個人，長倒長得很漂亮，眉清目秀，可惜——

戊 可惜什麼？

李 可惜太年青一點。

戊 嘴上無毛，做事不老。年青人做事不免有些茅塞。聽說他還不到二十五歲哩。

李 今年不過二十一歲。

戊 你怎麼知道？

李 咱們一道投軍來的，那年在黃河邊，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緣，他那時才十九歲，長得好白嫩，現

在沾了點風塵，已經老了一些了。

戊 有這種男子，這麼漂亮？

李 那怕是女子不成？

戊 不管他是男是女，我說他，簡直不能打仗。

李 連一個奸細都不敢殺，做什麼校尉。

楊 (火已冒上頭頂) 閉住你的狗嘴，你敢侮辱長官。

李 我並沒有侮辱——

楊 你方才說什麼來？

李 方才，我不過是——失言，失言。你知道，花校尉這麼做，不是便宜了做奸細麼？這麼來，奸細不是要更多麼？

楊 他媽的，你懂什麼？咱們中原是大國，做事情要大方一點。

李 這也算是大方麼？(笑)

楊 這叫做感化奸細，正是咱們大國的風度。

李 恐怕是大國的不幸罷。

楊 他媽的，不准你開口。

李 幹嗎不好開口，又不是你做校尉。

(楊怒)

戊 (拉李) 我們說我們的，別理他。

王 (自中門上，哭喪着臉) 花校尉說，不准請假。

戊 爲什麼不准請假？

王 花校尉說，大戰正要開始，大家不准亂動。

李 (疑惑地) 大戰就要開始？

王 是的，花校尉正和彭都尉在商討着呢。

李 哼！不過騙騙人的謊話罷了，(用手指大眾，一揮) 瞧！有什麼人馬可以作戰？

王 是真的，花校尉說，叫我快準備痛痛快快地殺敵人呢。

戊 胡說。那不過是騙騙你，不讓你回家去陪老婆。

王 不是，不是，花校尉告訴我，要我把寶劍擦擦亮。

戊 大概是叫你自殺罷！（笑）

（王又悲哀起來，回到原來地方，坐下。）

李 果真大戰就要開始——？

戊 憂慮什麼？騙得過別人，可是騙不過我。哼！讓花校尉一個人打去。

李 這幾天，花校尉不是常常到彭都尉那邊去商議麼？

戊 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李 也難說。

戊 大概是花校尉長得年輕漂亮——

楊 他媽的，你說什麼？

戊 與你有什麼相干？

楊 你再敢侮辱花校尉，老子的劍可不認得你。

李 假使大戰真要開始？

戊 那還不好辦，咱們就（用手在空中一劃）

楊 怎麼？

戊 又有怎麼？

楊 你們想逃走？

戊 我幾時說逃走喇！

楊 （用手照樣一劃）這是什麼意思？

戊 這——這是咱們打的意思。

楊 他媽的，（用手握緊戊的手臂）你說真話，說假話？

戊 我沒有說假話。

楊 你還敢抵賴？

戊 楊隊長，算我也是失言——失言——

楊 （放手）這回饒過你，下次可不饒了。

蘇必忠 （起立，走到王身旁）是真的，花校尉說，大戰就要開始麼？

王 是的，花校尉叫我把劍擦擦亮呢。

蘇必忠 我看不會的。（自言自語）這一定是騙我們的話。

李 有什麼不是呢？

蘇必忠 我沒有聽到說我們準備了什麼，怎麼能再開戰呢？

李 是啊，我也這麼想。三個月來，匈奴一定也是調兵遣將，像我們現在這樣士氣不振，此戰必敗，

必敗——

蘇必忠 並且老百姓也沒有幫助我們，怎麼可能取勝呢？我不明白。莫非是中了敵人的奸計？

把咱們全軍覆沒不成？

李 一定是的，匈奴詭計多端，並且兵馬衆多，照這種情形，我們怎麼是他們的對手。

蘇必忠 要不然一定是自取滅亡？

李 與其這樣送死，還不如趁早投降。

楊 他媽的，你說什麼？

李 （回頭看見楊，心怕，故意地說）失言，失言——（一面故意打了自己的耳光幾下。）

戊 依我之見，萬萬不能盲動。敵我之勢，不能不顧到。匈奴是侵略國，養精蓄銳，並且他們又是軍事戰勝，這顯然是占了上峰。我們呢？正是兵荒馬亂，不但軍事一敗塗地，就是失地也不算少。這麼看來，如今還要大戰，豈不是盲動麼？盲動，足以喪生，我不爲也。

李 現在局勢正是這樣，所以我就反對再戰。依我之見，還不是割地求和，倒可以兩全。

蘇必忠 割地求和，也不是辦法。喂，我聽說上次大戰前，匈奴也曾派人來到我們元帥那邊談過和平。

戊 怎麼？

李 你怎麼知道？

戊 元帥怎麼回答他？

李 一定答應了！

蘇必忠 給我們元帥拒絕了。

戊 拒絕了？

李 元帥真是好糊塗。

戊 元帥不見那個匈奴來使！

蘇必忠 沒有。

李 真可惜，真可惜，良機不可再，和平是給我們元帥輕輕送掉了。

戊 你知道那個匈奴來使說了什麼話來？

蘇 元帥雖然沒有見過他，王軍師倒和他見過幾面。

李 有希望麼？

蘇必忠 匈奴所提的條件也並不苛刻。

李 王軍師一定答應他了。

蘇必忠 聽說王軍師沒有公開答應。

戊 暗裏一定談妥了。（對李）你瞧，如今要調兵遣將，還不是預備撤退麼？（對蘇）王軍師對元帥

說過什麼話沒有？

蘇必忠 聽說元帥聽了大怒，不但不採納王軍師的意見，並且還把王軍師判了罪。

李 真是冤枉啊冤枉。

戊 那個匈奴來使呢？

蘇必忠 自然乖乖地走了。

李 可惜！可惜！白白地送掉了和平使者。

蘇必忠 聽說上個月，那個匈奴使者又來過一次。

李 這一回，元帥一定回心轉意了。

蘇必忠 元帥還是拒絕了。

戊 元帥怎麼這麼固執？

李 這不是叫固執，乃是自取滅亡！

李 武人參政，足以禍國。

蘇必忠 現在我們是只好犧牲了。

戊 我第一個不願意犧牲，我憑什麼要犧牲？我為什麼要犧牲？（對李）你哪？

李 與兄同道。

戊 （對蘇）你哪？

蘇必忠 我不知道。

戊 他們要戰，拿我們來犧牲，哼，老子纔不那麼儂。

李 口說不行，有何用處？

戊 你瞧，我不行？我做給你瞧——
(向衆) 衆位(神氣十足地) 現在元帥拒絕了匈奴國來使的和

平條件，眼看和平是絕望了。和平真的絕望麼？並不，現在是在我們大家的身上，看我們大家的態度怎麼樣？我們願意和平麼？我第一個主張和平，要和平，還不容易？只叫我們反對戰爭。

我們不要戰爭——

(木蘭正在這時出來，她看到戊說得出神，所以站着不動不聲)

戊 (繼續說道) 你們知道，元帥將軍們是要升官得功，所以要打匈奴。我們呢？我們是送「死」。

們都有家鄉，我們都有父母——

木蘭 (嚴肅地) 所以我們要抵抗。
(戍回頭，衆人慌) 你們不要慌張，我知道你們的痛苦。老實告

訴你們，現在的痛苦還不過是開始。我們爲了要解救我們子子孫孫的痛苦，所以我們現在要忍耐一些。
(稍停) 我也有家鄉，我也有父母，我也有兄弟，正是爲了我們可愛的家鄉，年老

的雙親，無知的兄弟，所以我們要抵抗敵人的侵略。衆位要放明白一些，這一回是敵人侵略我們的土地，是敵人強權霸道不顧兩國的友誼。衆位來到邊關，大概都看清楚這兒的土地，染滿了血跡，這不是別人的血，正是我們數千萬同胞們的熱血。幸而我們有賢明的領袖，不願低頭，不願屈辱，不願苟且，不願偷安，不願割地求和，才下令全國動員，大家起來抵抗強暴，所以敵人還不敢猖獗，所以我們的家鄉還在，這也就是衆位愛國男兒的功績。現在抗戰方酣，我們身爲軍人，應該做一個國民的模範，殺敵衛國，捨身取義，我們正應該萬死不辭。如今國家的重任壓在衆位的肩上，衆位豈能貪生怕死嗎？

(衆靜寂)

木蘭

(轉鬚)

現在本校尉向衆位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等候元帥的命令一到，就是我們大反

攻開始的時候。

楊

(驚喜地，大聲)

花校尉，是真的麼？

木蘭

我從不說謊，當然是真的。

楊

(大聲) 你們聽見麼？起來，起來，提起精神來。

蘇必忠 花校尉，我們怎麼能和敵人對抗呢？

木蘭 爲什麼不能？

蘇必忠 士氣不振。

木蘭 這是你們自己不振，說來慚愧，全軍的兵馬，比我們這裏要振作得多。

蘇必忠 軍糧快斷。

木蘭 笑話，後方源源運來，吃十年都不會光哩。

蘇必忠 還有民衆——

木蘭 民衆怎麼？

蘇必忠 民衆並不幫助我們——？

木蘭 蘇隊正，我看你有些糊塗了，兩年來這兒的老百姓來投軍的不知有多少多少，是你親眼看見的。後方各地的民衆也都是踴躍輸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還不夠麼？

蘇必忠 我是指此地戰區的老百姓。

木蘭 戰區麼？他們當然不願意做敵國的百姓。並且也嘗夠了敵兵殘殺的痛苦。

李 這麼說來，花校尉此番戰爭勝利是穩操左券麼？

木蘭 那有什麼問題，從前是敵人靠着精良馬，佔了便宜，可是現在我們運用拖延戰略，把敵兵折磨復折磨，如今是我們佔攻勢的地位，老實說，我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李 恐怕——？

木蘭 衆位不必不信，告訴你們，我們的新軍已經開到，這次大反攻就要幫助我們作戰了。

守卒 (自上邊的門下來) 報告花校尉，提到一名奸細。(呈地圖) 這是在他身上搜出的地圖。

木蘭 現在那裏？

守卒 在營門口。

木蘭 是誰捉到的。

守卒 蘇必孝。

木蘭 楊隊正。

楊 有！

木蘭 預備一下，我要審問奸細。(對衆) 大家站好，沒有命令，不准開口。(對守卒) 傳蘇必孝帶奸細

進來。

守卒 是！（出）

（木蘭在坑上坐定）

（上邊的門拉起，蘇必孝穿着皮衣先進來，神氣活現地，拖着另一個穿皮衣的人進來。這個——，看不出是男是女。）

蘇必孝 參見花校尉，小的在路上捉到一名奸細。這是在奸細身邊搜出的地圖。

木蘭 （接地圖）一旁站着。

蘇必孝 是。

木蘭 你叫什麼名字？（胡兒搖頭不答）這兒很熱，你把皮衣脫了。（胡兒脫了皮衣）是一個女人？

（衆驚訝，蘇必孝特別注意）

木蘭 這樣冰天雪地，你出來幹什麼？

胡兒 不幹什麼。

木蘭 你是本地人氏？

胡兒 是的。

木蘭 今年幾歲？

胡兒 十九歲。

木蘭 (指地圖) 這是你的麼？

胡兒 是的。

木蘭 那一個交給你的？(胡兒不答) 你要到那兒去？

胡兒 到前面。

木蘭 去幹什麼？

胡兒 不幹什麼。(看了看胡兒，胡兒低頭對楊) 楊隊長，你率領衆人退到隔壁營裏，本校尉要單獨審

問。

楊 是！(先走，衆人跟着同下。)

(蘇必孝呆看胡兒)

木蘭 (對蘇必孝) 你也下去。

(蘇下)

木蘭 現在沒有別人，你可以老實說了。（胡兒悲哭）怎麼？

胡兒 （帶哭）求大人饒恕。（跪下）

木蘭 不用跪，起來，起來。（見她不起身，卽下坑，扶她，起立）你可以告訴我，什麼人教你幹的？

胡兒 是——是韃子把母親關起來，要我送了地圖回去，纔肯放我母親求大人饒命。

木蘭 你家住那裏？

胡兒 就在那邊不遠。

木蘭 家裏還有什麼人？

胡兒 只有母親和我。

木蘭 父親呢？

胡兒 他——？

木蘭 他怎麼？

胡兒 父親不大回家。

木蘭 這麼說來，什麼人教你幹的。

胡兒 一個番子。

木蘭 他是什麼人？

胡兒 我父親的朋友。

木蘭 現在那裏？

胡兒 還在我家裏看守着母親。

木蘭 等你回去？

胡兒 他要等我回去了，才肯放我母親。

木蘭 假使本校尉不让你走呢？

胡兒 那——母親就要給他弄死了。

木蘭 你知道這是犯法的麼？

胡兒 我知道。

木蘭 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胡兒 要救我母親的命，是沒有辦法才做的。

木蘭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

胡兒 求大人饒命！

木蘭 瞧你這個樣子——一定是假裝的。（厲聲）你爲什麼要做奸細呢？

胡兒 我沒有做奸細，我沒有做奸細，——啊！

木蘭 不要哭，不要哭，我自有辦法。你要回家去麼？

胡兒 我可以回去麼？

木蘭 不過你失了地圖，那個番子怎麼放得過你？

胡兒 我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木蘭 你那母親不是給番子看管着麼？

胡兒 那麼我怎麼辦呢？

木蘭 你回去也難逃番子的毒手，你母親也難逃番子的毒手，這樣看來，本校尉倒有一個辦法。

胡兒 求大人救命！

木蘭 你痛恨番子麼？

胡兒 (點頭)

木蘭 爲什麼?

胡兒 番子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我當然痛恨。

木蘭 你也痛恨我們麼?

胡兒 不!

木蘭 真的不?

胡兒 咱們都是中原百姓。

木蘭 你痛恨番子,那麼你就該——

胡子 把番子打敗了,那才痛快呢!

木蘭 你也高興打番子麼?

胡兒 可惜我是一個女人。

木蘭 女人有什麼關係?

胡兒 女人怎麼可以從軍?

木蘭 本校尉營裏可以准許女子從軍。

胡兒 可是——

木蘭 什麼？

胡兒 那不是笑話麼？

木蘭 本校尉給你的就是這個辦法，如今你可以從軍殺敵，爲你的母親報仇。

胡兒 （猶豫）不過——

木蘭 本校尉答應你，你願意嗎？

胡兒 （喜悅地）我願意。

木蘭 不說假話。

胡兒 我一定願意。

木蘭 一言爲定？

胡兒 是。

木蘭 （大聲叫）楊隊正，楊隊正。

楊 (自中門上) 花校尉，有何吩咐？

木蘭 帶這位女壯士去改扮軍裝。

楊 花校尉——？

木蘭 怎麼？

楊 她是女子？

木蘭 我早知道。

楊 女子怎麼可以從軍？

木蘭 不要多管，帶去換裝就是。

楊 是。(帶胡兒下)

木蘭 (自語) 衛國抗敵，還分什麼男女。爲什麼沒有咱們女子的份？如今一定要有。(看看自己)

出神，好笑)

(台上靜)

(遠處戰馬悲鳴)

(木蘭拔劍，舞劍。)

守卒 (自上邊門上) 報告花校尉，有一個老兒在咱們營外東張西望，形跡可疑，所以小的把他抓來了。

木蘭 是老百姓模樣？

守卒 是。

木蘭 胆敢亂捕百姓？

守卒 小的不敢。乃是這個老頭子問我看見一個女人來過這兒沒有，說是要找尋他的女兒。小的記起，剛才蘇隊正提到的奸細正是一個女人，並且這個老兒東張西望，鬼鬼祟祟，所以小的把他抓來了。

木蘭 帶上來。

守卒 是。(下。)

木蘭 莫非正是這個女子的父親？這裏面定有曲折。(坐坑上。)

守卒 (上後跟王老頭) 奸細帶到。

木蘭 你先下去

守卒 是。(下)

(王老頭鼠目鷹爪鼻一副奸相故裝欲跪)

木蘭 站着。

王老頭 是。

木蘭 你在營外東張西望，要看什麼？

王老頭 稟告大人，小的不敢張望。

木蘭 守兵親眼看見，你胆敢抵賴？

王老頭 小的不敢。只爲了小女失蹤，所以尋到這邊。稟大人，有一個年輕女子來過此地沒有？

木蘭 與你有什麼關係？

王老頭 我是她的父親。

木蘭 她長得怎般模樣？

王老頭 圓臉，大眼珠，身材和大人差不多。

木蘭 你叫什麼名字？

王老頭 姓王名強，因我年老，一般人平時都稱呼我爲王老頭。

木蘭 你的女兒呢？

王老頭 叫胡兒。

木蘭 好奇怪的名字。

王老頭 小的從小經商，往返邊關，胡兒就在此地生的，所以名叫胡兒。並且她母親——（忽覺失

言，即停住）

木蘭 她母親怎麼？

王老頭 沒有什麼。

木蘭 快說。

王老頭 （吞吐地）她母親——

木蘭 她母親是個胡子嗎？

王老頭 （含糊）是的，正是這個關係，所以小女就叫胡兒。

木蘭 現在你住那裏？

王老頭 家住燕都。

木蘭 爲什麼來到這兒？

王老頭 因爲小的在這兒也有一份家。

木蘭 在那裏？

王老頭 離此不遠。

木蘭 有什麼人？

王老頭 胡兒和她母親。

木蘭 你現在還經商做買賣麼？

王老頭 現在兵荒馬亂，買賣做不成了。

木蘭 你怎麼過活？

王老頭 (支吾) 小的——平常稍有積蓄，所以還可維持。

木蘭 爲什麼不回燕都去？

王老頭 這個——這個，小的捨不得離開這裏。

木蘭 你捨不得離開胡子嗎？

王老頭 不是，不是，乃是小的離不開這裏的財產。

木蘭 什麼財產？

王老頭 (支吾) 小的在這裏稍有產業。

木蘭 這麼說來，你現在還和胡子通商。

王老頭 只是爲了養家活口，不過做做小生意罷了。

木蘭 (嚴正地) 豈有此理，你知道國法嗎？

王老頭 不知道。

木蘭 現在兩國交戰，不能和敵國商人通商往來，你知道不知道？

王老頭 是，是，是。

木蘭 饒你這一次，下次可要軍法嚴治。

王老頭 謝大人，小的一定安分守己。(想走)

木蘭 站住（王老頭，停腳）你的女兒做什麼事情！

王老頭 女兒不做什麼事情，在家閒着。

木蘭 多大年紀？

王老頭 十九歲。

木蘭 這麼大了，爲什麼不給她成親？

王老頭 因爲碰到戰爭，就此擱置。

木蘭 你女兒不做事情，在家閒着。

王老頭 是的。

木蘭 你爲什麼出來尋找女兒呢？

王老頭 這——這，只是小的差小女出門去的。

木蘭 出門幹什麼？

王老頭 不幹什麼。

木蘭 哼，在本校尉面前，你胆敢說謊。

王老頭 不敢。

木蘭 你差你女兒出門幹什麼快說。

王老頭 到那邊——

木蘭 幹什麼？

王老頭 那邊親戚家去一趟。

木蘭 去做什麼？

王老頭 這是因為胡兒母親病在床上，所以叫她前去請醫。

木蘭 你說明白了？

王老頭 小的不敢說謊。

木蘭 好，放你回去。

王老頭 謝大人的恩典。（返身即走）

木蘭 站住。

王老頭（驚）

木蘭 (拿起地圖，下坑，示) 這是你的麼？

王老頭 (更慌) 不——不是——不是——

木蘭 你看清楚了，不是你的地圖麼？

王老頭 這——這——是一幅軍營的地圖。

木蘭 你怎麼知道？

王老頭 上面寫着胡字，小的認得幾個。

木蘭 你讀出來。讀完了，放你回去。

王老頭 (看地圖，斜視木蘭) 前後共有三百大營，聞說援軍將至，最好夜襲包圍，必潰無疑。

木蘭 (指地圖) 上面畫的是什麼？

王老頭 這是指營地。

木蘭 誰的營地？

王老頭 這邊的。

木蘭 這綫呢？

王老頭 指虛實的數量。

木蘭 (自語) 這個奸細倒好厲害。(捲起地圖)

王老頭 謝大人。

木蘭 (揮手) 老頭返身急步走。站住!

王老頭 (已走上泥階，聞聲，失足墮地)

木蘭 看你這等慌張——

王老頭 這是因爲小的家有病人，故而慌張。

木蘭 現在本校尉改了主意，不准你回去了。

王老頭 大人一言，駟馬難追。怎麼——？

木蘭 不准你回去。(王老頭有難色)

(楊領胡兒上，胡兒軍裝打扮)

胡兒 (行禮) 參見花校尉。

王老頭 (看見胡兒，驚) 啊——

胡兒 (聞聲回頭) 父親!

木蘭 (對王老頭) 是你的女兒麼?

王老頭 是的。

木蘭 你看她這等打扮，不奇怪麼?

王老頭 (故意喜悅) 女兒，你怎麼會來到此地? (故意憂急) 你知道你母親病重在床，現在如何是好?

(胡兒面露難色)

木蘭 讓你們父女談幾句話。 (帶地圖下，欲走回頭) 你們不必打算逃的念頭。營門口已經加兵守

衛了。 (對後) 楊隊正，隨我下去。 (返身下)

湯 是。 (隨下)

王老頭 你的地圖呢?

胡兒 給他們搜掉了。

王老頭 不中用的女人，你知道壞了大事?

胡兒 誰的大事?

王老頭 我們的

胡兒 這是你的，不是我的。

王老頭 啊——你敢反叛你的父親了麼？

胡兒 像你這種奸細，不配做我的父親。

王老頭 好厲害的嘴。

胡兒 我問你，你來幹什麼？

王老頭 找你來啦。

胡兒 對花校尉說過什麼來？

王老頭 全說了，什麼都告訴他了。

胡兒 真的。

王老頭 我還要騙自己的女兒？

胡兒 父親，你怎麼能夠呢？這不是爲難我嗎？

王老頭 爲難你什麼？

胡兒 你看我已經從軍了。

王老頭 爲誰從軍？

胡兒 自然是爲國從軍。

王老頭 那一國？

胡兒 爲我們自己。

王老頭 好，那麼跟我走。

胡兒 怎麼？

王老頭 你還不知道你母親是胡人，你的名字爲什麼叫胡兒嗎？

胡兒 不能，我是中華人。

王老頭 哼，別不要你的臉，我告訴你，現在是機會，咱們逃得出去就是咱們的活路。

胡兒 我不能逃。

王老頭 你要待在這兒？

胡兒 是的。

王老頭 幹什麼。

胡兒 我要殺番兵，爲國報仇。

王老頭 哼！有這等不孝的女兒。

胡兒 不願意孝你這個做奸細的父親。

王老頭 你說什麼？

胡兒 說你做奸細。

王老頭 輕聲一點。

胡兒 (更響) 奸細，奸細，奸細。

王老頭 (畏懼) 我的好女兒，快走罷，趁這時候，沒有人，還來得及。(胡兒不理) 你不逃，我得逃，回頭

小心你的性命。

胡兒 你敢逃。(拔劍)

王老頭 (急還縮) 胡兒——你——

楊 (上) 你想逃嗎？逃不了的。(走過去，拉住王老頭)

(王老頭僵着，旋即坐下。)

(蘇必忠、必孝、李、戊、王等上。)

蘇必孝 (走到胡兒前，呆看) 怎麼穿起咱們的軍裝來啦!

楊 是花校尉的命令。

蘇必孝 (四周繞着女看) 倒好亮相，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不瘦——(笑嘻嘻地)

楊 軍營之中，大家不准輕浮。

蘇必孝 (覺得失態，強作正經) 我不過看看罷了。

楊 女壯士，不要理他。

戊 女壯士？我倒要看看壯在那裏？(走到女身邊，打量) 還不過是這麼一隻小白鷄。

(胡兒動怒，衆大笑。)

蘇必孝 又白，又嫩。(失態的發笑)

胡兒 請各位放莊重一點。

戊 莊重一點，你也配說莊重一點？

胡兒 各位是爲國從軍，幾千里路來到邊關，我也是爲了痛恨番兵，所以纔願投軍，大家志在殺敵，衛國保家，像各位這樣輕薄，豈不有損體面？

李 戊 好厲害的嘴。

蘇必孝 (鬆開) 吃不消，吃不消。

戊 女子投軍，這成什麼體統？

胡兒 女子難道不是人？殺敵衛國，人人有責，我們女子難道就不配衛國嗎？

李 什麼女子從軍，簡直是妖怪出現。

木蘭 (上) 楊隊正，帶胡兒與王老頭去見彭都尉。

楊 是。

(胡兒，王老頭先行，楊隨後下。)

木蘭 (自語) 番子的間諜真厲害。

李 (故意地) 花校尉，您剛纔說大反攻就要開始，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戊 (刁滑地) 怎麼元帥的命令還不下來啊！

木蘭 不准你們這麼問話

李 反攻，反攻，不過是騙騙我們罷了。

戊 我纔不相信這套鬼把戲。

木蘭 難道你們連自己都不能信任嗎？

李 我們出師至今，屢戰皆敗，叫我們怎麼能信得過自己？

木蘭 難道你們連一點勝利的信心都沒有嗎？

戊 信心？！性命都危在旦夕，還談信心。

蘇必忠 （感慨地）照這種情形，真使人懷疑自己起來了。

（台上暫時靜寂，死氣沉沉。）

木蘭 （拔劍，怒視，忽仰首長嘆一聲。）蒼天啊！蒼天！

（衆驚疑。）

（衆躺下，沉寂。）

（楊自中門上見此景，不知所以然，乃呆立不動。）

(遠處馬悲鳴)

守卒 (自左上) 報告校尉，元帥派來中軍求見。

木蘭 (急) 快傳。

守卒 是。(下)。

(劉中軍上)

劉 參見校尉，元帥有密令請看。

木蘭 一旁請坐。

劉 謝坐。

木蘭 (急取探文件，看看下去，愈看覺興奮，竄出聲來) 我方援軍已到，兵馬配備已齊，本地百姓皆來合作，

投軍者甚夥。敵方昨又派人前來求和，顯敵內部空虛之故。本帥本抗戰建國原策，奮鬥到底，

現勒令我軍人馬，準備反攻，以角聲爲號。本帥親率大軍身先士卒，扼守中路，命花校尉會同

彭都尉殺出左翼，卽刻傳令衆官兵，準備是要。令花校尉爲前鋒發令，着卽遵照。(向衆) 現在

元帥有令下來，我軍人馬配備已齊，大戰就要開始，元帥親率大軍，扼守中路，命我等會同彭

都尉部下殺出左翼，大概是要咱們前去包抄，以截斷敵人後路。衆位，本校尉有令，即刻準備，在營門上馬等候，角聲一響，大家就衝。（衆提起精神，取弓箭，雜亂一陣）衆位，這一次我們是反攻，我們要格外努力。（振作）本校尉有令在先，若有作戰不力，臨陣圖逃等情，格殺弗論。聽見沒有？

衆 聽見了。（衆喧噪）

木蘭 鎮靜些，不到時候，不准亂動。楊隊正，命你爲馬前先鋒，率領衆人馬營門等候，號角一響，們就衝。

楊 是衆位，立刻準備。

胡兒 花校尉，我也要去。

木蘭 自然要去。

劉老闆 花校尉，你還認得老夫麼？

木蘭 （細看）喔，原來是劉掌櫃，多謝你老人家那一夜的酒菜。老先生怎麼也從起軍來了？

劉老闆 花校尉不是說過從軍衛國不分長幼麼？咱雖年老，可是咱心不死。

木蘭 可敬，可敬，府上可安全？

劉老闆 托福，托福。

木蘭 合嫂呢？

劉老闆 自花校尉走後，小女非常記掛，常在老夫面前提起校尉。

木蘭 不敢當，不敢當。

劉老闆 花校尉請便。老夫公事已了，也當趕回呈報。

木蘭 本校尉不敢多留。

劉老闆 告辭了。

木蘭 戰勝之後，常來元帥府內探訪。

劉老闆 不敢，不敢，告辭了。

木蘭 請。（欲送）

劉老闆 留步，留步。

木蘭 軍情緊急，恕不遠送了。

劉老闖 告辭。(下)

木蘭 你瞧，中原有如此老英雄，也正是天不絕我。

(遠處胡笳聲)

胡兒 花校尉，請發令。

木蘭 令什麼？

胡兒 令小卒上馬等候。

木蘭 你果真有這個勇氣麼？

胡兒 小率感謝救命之恩，只有殺敵報國，才能將功贖罪。

木蘭 衝鋒陷陣是非常危險的？

胡兒 別人都不怕，咱也不怕。

木蘭 好！

(角聲，戰鼓聲，接着遠處喊殺聲)

(角聲狂響，戰鼓聲急，愈響愈高，愈烈，愈衆)

木蘭 現在大戰開始了，本校尉有幾句話要說明白。衆位是我忠勇的部下，我們都是中華的戰士，現在國家到了危急的時候，衆位要放明白一點，抵抗是我們的生路！不然我們的大好河山便要亡在番子的手中了。衆位，咱們是中華百姓，忍心瞧着自家種族的滅亡嗎？

衆 (齊聲) 不願意。

木蘭 好，我們是中華百姓，便應當視死如歸。

衆 (齊聲) 視死如歸。(各拔劍)

(戰鼓聲急)

木蘭 好，(拔劍) 咱們衝出去！(英勇地衝出去，楊拉着李茂走)

衆 衝出去！

(隔室有無數兵士自中門衝出，衝上左邊的泥階)

(角聲、戰鼓聲、馬蹄聲、殺聲如奔流般洶湧着)

——幕急落

第三幕

時間：

反攻勝利後的春天

地點：

半番軍陣地

第一景

人物：

劉老闆

醉兵甲、乙、丙

花木蘭

守卒

兵士

李仁富

鳳英

刺客

佈景：

元帥帳後劉中軍的臥室。

是一座古廟的後屋，左側毗連馬房，右邊是通外殿的穿堂。舞台正中後面是一口小天井，後壁磚牆破舊，中開小門，牆外古木參天。屋內佈置簡單，右壁中間地上鋪了一堆枯柴覆獸皮爲臥床，壁上掛着劍。舞台左角置着長方書桌，桌子中央擺着一隻大椅，旁置石凳數隻。桌上置有燭台及書籍文房等物。

幕啓時：是清晨。曉色迷朦，萬籟猶靜。劉老闖伏案修書，一枝殘蠟的光閃閃地不時爆出火花。牆外的古木枝頭發出山鳥叫春朝的聲音，清脆悅耳。笙鼓聲，狂笑聲自遠處傳來。聲頗微弱。

顯得很遠。

一回，有數人合唱着小曲的聲音自遠而近，聲音含糊，節拍不齊，聲音漸高，後壁小門忽開，唱着小曲的三個兵士，喝醉了酒，搖搖擺擺地走着。兵甲執酒壺酒杯，兵乙穿着匈奴軍裝，兵丙手執胡琴。劉聞聲，已停筆，起立。門開，兵乙先上。

劉

（意爲是匈奴兵卒，乃大聲喝之。）番邦奸細，胆敢私闖。（拔劍）

（門外兵甲，兵丙大笑，兵乙亦笑，劉懷疑，兵甲丙已入。）

兵甲

哈哈！——哈哈！（對乙）你這個玩意兒真好！

兵丙

你瞧他（指劉），嚇得這付鬼樣子！哈哈！——哈哈！

（劉收起劍，無可奈何地轉身不理）

兵甲

劉中軍，來咱們喝一杯！（搖晃着走到劉面前，倒酒）喝啊！（劉看了看，走開）你不喝！我來喝。（舉杯

欲飲，但手不由自主，倒在自己的鼻子上，乃由手背亂揩鼻子，燙含糊地叫）吓吓吓！（身子前後搖晃着）

兵丙

劉中軍，你會唱小調兒嗎？來，我來拉琴。（莫明其妙地拉着）

兵乙

（不自主地唱起來了）我說妹子啊！你要放開心啊！——啊！——啊！

劉 (自語) 真是起早碰着隔夜人。(對兵甲乙丙) 喂! 你們來幹什麼?

兵甲 不幹什麼?

劉 那末請你們出去。

兵丙 (忽停胡琴) 什麼? 你要我們出去? (看了看劉) 出去就出去, 什麼地方不好去。哼! 元帥下了命令,

准許三軍慶祝勝利, 你——管我得着?

兵乙 是啊! 咱們打了勝仗, 你知道不知道哈哈——哈哈! 老傢伙, 你不想樂一樂嗎? (對兵甲) 這個

人真傻。

兵甲 (對兵乙) 他一定不知道咱們已經打了勝仗。

兵乙 真是老糊塗, 小曲兒也不高興唱。

兵甲 酒也不喝。哈哈——哈哈! 哈哈!

兵丙 咦! 這是在那兒?

兵乙 在——在——在 (問兵甲) 這是在那兒?

兵甲 在——在—— (問劉) 你知道這是在那兒?

劉 醉鬼，給我出去。（一把拉住兵甲的領口，拖到門外，兵甲邊叫邊走。）

（兵乙及兵丙看見，兵乙急躲入長桌下，兵丙慌張。）

劉 （回來，抓住兵丙）你們還是慶祝去罷！（邊說邊拖丙至門外。）

兵乙 （看見劉走回來急，在桌底下嚷）我不在這兒，我不在這兒。

劉 （拖乙出來，邊走邊說）唱你的小曲去！

（劉拖着兵乙至門口時，忽然傳來一陣戰馬的吼聲，馬蹄聲停止，出現在門口的是木蘭。）

劉 花校尉！（拉着兵乙停住。）

木蘭 （在門口）劉中軍，這是什麼事？

劉 喝醉了酒，來這兒纏擾不清，所以請他們出去。

（木蘭笑着，走進來，劉送出兵乙，把門帶上。）

劉 花校尉，您早。

木蘭 您早。

劉 這些喝飽了酒的士兵，真是沒法對付。

木蘭 我從那邊過來，看見三軍人馬都是歡天喜地，一路上盡是些喝醉了的士兵，倒也有趣。

劉 昨夜已經狂歡了一夜，到天明，笙鼓聲還沒有停。

木蘭 元帥不是已經下令三軍，狂歡慶祝嗎？

劉 元帥是一時高興。可是如此狂歡濫飲，也不是道理。花校尉，亂子恐怕會出在這個酒字上面。

木蘭 我也非常反對。勝利是應該慶祝的，但是這樣子慶祝法，萬一內藏奸細，出了亂子，是誰的責任？不瞞劉中軍說，我正爲這件事擔憂着呢！

劉 何況還是初次小勝，陣地還沒有佈置好呢！花校尉，您裏邊請坐。

木蘭 不客氣。

劉 花校尉有何吩咐？

木蘭 昨夜草了幾條治軍條例，想與劉中軍商議商議。

劉 不敢不敢。校尉請上坐！

木蘭 (走近長案，瞥見劉所寫的信紙) 劉中軍正在寫信，這樣，我不便打擾。

劉 這是封家信，不要緊的。花校尉請吩咐！

木蘭 還是等中軍寫了家書再談罷請！

劉 這兩天有人進關去，所以想寫封家信托人帶去，報告平安。不過進關去的人還得待幾天，我回頭再寫也沒有干係的。花校尉，請上坐！

木蘭 中軍請。

(木蘭與劉同坐)

木蘭 (展卷) 昨夜我在思慮這一次反攻得勝的原由，倒給我發覺了自家的許多缺陷，因此草了幾條方案，想與劉中軍商議商議，不知能否施行。

劉 校尉請說？

木蘭 第一條，堅強三軍抵抗的決心。劉中軍，我們這一次雖然打了勝仗，只不過是憑大家一股作的勇氣，不但三軍並無聯絡，究竟在戰術上也還敵不遑人家。

劉 校尉的話對極了，只憑一時之勇是很難應付長期抵抗。孫子有云：「善用兵者，屈令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何況我們這一次抵抗匈奴，敵人之軍械是比我們要好幾倍，我們一定要先堅強三軍之信心，然後可以制勝敵人而小損於己。

木蘭 第二條，應該用間諜來輔助軍事之不足。

劉 不錯，我們現在讓着堂堂大國的風度，一切都是大方。對於運用間諜一項，實在並沒有成就。孫子兵法上說過：「明君賢將，所以勤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諜來扶助軍事之不足，這也是目前必需要做的事。

木蘭 請問劉中軍從何着手？

劉 間諜當不外乎有五種，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種。因間，即是敵方因鄉人而用之爲間諜。內間，即是賄買敵方的現任官員作爲通風報信之間諜。反間，即是利用敵人之間諜。死間，即是傳誑事出去，使我方間諜傳於敵人，但自己恰又是一種做法。生間，即是選擇自己有機智才能的人能自己前去開通敵人之親貴，而回來報告。

木蘭 請問中軍，我們應該怎樣使用間諜？

劉 我又要引用孫子的話了，孫子說：「三軍之親，莫厚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第一要用誠實而有智能且要守秘密的

人第二要用有賢能的忠義志士第三對付間諜必要重賞罰識微妙。

木蘭 唔！第三條，凡敵兵俘虜，應感化教導之。

劉 不錯，不錯，在兵書上說：「卒，善而養之。」所俘獲之敵兵，應該以恩信撫養之，不但可爲我用，並且也盡了人道。我們雖然兩方作戰，究屬應該顧到人道。花校尉的主意，可以行得。

木蘭 爲了這個主張，王校尉和我反目過好幾次。

劉 最好是校尉奏過元帥，請元帥發口號令，那不是各軍都可以遵守了嗎？

木蘭 但不知元帥贊成不贊成？

劉 元帥是一個賢明的領袖，一定不會反對的。

木蘭 我深恐三軍的將軍們反對，他們是主張恁一時之痛快的。

劉 可以不必願意這些。

（守卒手捧大盤，內盛綬匹，食品多種，自中門入。）

卒 稟告劉中軍，元帥府內叫人送來這些東西，請中軍檢點。

劉 這是爲了什麼？

卒 是老百姓送來慰勞我們抗戰勝利的慰勞品。

劉 老百姓真是太好了。(檢點東西) 雖然是些不大實用的東西，可是老百姓們的意思可也真熱

誠。(對守卒) 通知來人，回稟元帥，劉中軍謝元帥的賞。

卒 是。(擺空盤下)

劉 花校尉，咱們中原的民衆們，熱心援助，真是不遺餘力。可見他們對於這次戰爭的希望是不小啊！

木蘭 是的，老百姓把抗敵衛國的責任交托在我們身上，他們的希望自然是不小。因此，我們軍人和老百姓間的干係倒不能不打得好一點。

劉 如果軍民能互助合作，軍隊的確會省却很多麻煩，這件事情，花校尉，您倒可以領個頭幹一下呢！

木蘭 中軍真是個老前輩，今天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指示，我非常感激。劉中軍，我還擔憂着，我這樣幹了，是不是於別的部隊有妨礙？

劉 三軍人馬，大部份還是存着根深蒂固的頭腦，戰敗則氣餒，小勝便驕傲起來，對於一切治軍

作戰的方法都是墨守成規。花校尉，你所說的，倒是應該留意些。

木蘭 我還聽說王校尉非常嫉妒我們這一次爭奪的戰功。我知道他一向是反對我的主見，說不定這話倒是真的。

劉 王校尉和你作對的事情，我也聽到一些，但是像花校尉這樣秉公辦事，以身作則，半點沒有錯兒能落在他的手裏，不必怕他。

(馬蹄聲自遠而近)

木蘭 我並不是怕他的人，只是顧慮他會搗亂我的計劃。

(聲停，守卒上)

劉 那不妨小心防備些就是了。

卒 報告劉中軍，花校尉營中來人參見花校尉。

劉 請！

卒 是！(下)

木蘭 自從我軍戰事勝利之後，這幾天內各地民衆前來求見的很多，想必又是老百姓們的事

了。

劉 老百姓們真是太可愛了。

(卒帶一兵士上)

兵 參見花校尉。有老百姓三人前來求見，說是有非常緊要的消息要當面報告，現在那邊營內

等着，聽候校尉吩咐。

木蘭 你先回去，我即刻就來。

(兵下，馬蹄聲起，自近漸遠)

劉 花校尉請便。

木蘭 劉中軍，多謝您的指示，告辭了。

劉 校尉請！(相送)

木蘭 不敢不敢，留步，留步。

(木蘭出，劉送至門口，馬蹄聲響，自近而遠。劉朝外看了一回，剛要進來時，李仁富忽來)

(天已經放自了)

劉 李隊正，您早！

李 剛纔是誰從這兒出去？

劉 花木蘭校尉。

李 花校尉到這裏來有什麼事？

劉 隨便談談罷了。

李 談些什麼？

劉 家常事。

李 哼！怕不見得罷！劉中軍，你知道我剛纔是跟着他來的。

劉 這樣更好，您一定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李 自然聽到的。

劉 李隊正，請坐。

李 劉中軍，我有一句話預先警告你，以後你如果再要這樣出主意，——

劉 李隊正，您這是那裏話來，花校尉是您的長官，您竟敢出來干涉，這豈不令人可笑。何況花校

尉和我談的都是顧到大家的事情。李隊正，您何出此言。

李 哼！你還以為我不知道嗎？

劉 李隊正知道，那不是更好。

李 不管這些，我且問你，你以後還要在花校尉面前出主意嗎？

劉 這是我的事情。李隊正，您要干涉我恐怕是您的不是罷！

李 什麼？這麼說來，你是不聽我的話。

劉 您又不是我的長官，理不該聽你的話。

李 好，你不聽。叫你等着瞧罷！

劉 李隊正，沒有事了罷，請您出去！我還有公事在身。

李 唉，唉，——你知道不知道王校尉是什麼人？

劉 這麼說，李隊正還有事。那麼請坐。

李 坐倒不要坐，只是我要告訴你，王校尉是元帥的表親，你知道不知道。

劉 李隊正，這件事與我沒有干係。

李 爲什麼沒有干係，正因爲你替花校尉出主意，你知道花校尉和王校尉同在彭都尉的帳下，他們倆個勢不兩立，你知道不知道？

劉 如此說來，李隊正是要我不去幫助花校尉。

李 只要你知道，總少不了有你的賞。

劉 李隊正是預備——

李 要看你今後怎樣，然後再論功給賞。

劉 吓！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李 你不同意麼？你不怕王校尉是和元帥表親嗎？

劉 王校尉是元帥表親與我全無干係，李隊正，如果你是有使命而來的話，請你去回答你的王校尉說，劉中軍是元帥帳下的中軍，並不是元帥表親帳下的中軍。

李 好！瞧你——區區中軍，算得了什麼？

劉 (慢慢地) 李——隊——正。

李 你還是要等王校尉賞你一劍嗎？

劉 (冷笑) 李隊正，至於說到劍，我這兒也有。我倒要請你說話放小心一點。

李 (啞口無言)

劉 李隊正，你是花校尉部下的隊正，想不到竟幫助王校尉來反對自己的長官。哼！不忠不義，還毫不覺得慚愧！

李 豈有此理，你敢侮罵我——

劉 你這種人還不值得我來侮罵呢！

李 (怒氣衝天，但無法對付) 好——你——你瞧你這個老不死——

劉 (揮手，請走) 請便，還是回去罷！

李 (無可奈何地走，返身) 我去回報王校尉，瞧你這個老骨頭。

劉 勞你回去說一聲，劉老骨頭等着王校尉的劍。

李 啾啾！ (下)

劉 (大笑) 竟有這種不知廉恥的小子。(關上門，走向長桌，拿起紙來，讀) 鳳英吾兒知悉，我出得關來，已將一載，幸而戰爭告捷，體尚健在，感謝皇恩帥命，賜我爲元帥帳下中軍一職，我能効命疆

場，殺敵衛國，能不歡欣耶。望吾兒弗念，可耳。
（讀至此，感覺到愉快而笑，仰天。）
蒼天，皇上，我劉老總
算還了我捨身報國之願了。

（守卒上。）

卒 報告劉中軍，有一位少年前來求見。

劉 什麼人？

卒 一位少年。

劉 那裏來的少年？

卒 他說是關內來的。

劉 （若有所思地）請——請進來。

卒 是！（下）

劉 好奇怪。

（卒領鳳英上，鳳英風塵滿面，身穿短衣，腰佩長劍。）

鳳英 爹爹！（急步趨至劉前，下跪。）

劉 孩兒是你。(扶起鳳英) 你怎麼趕到沙場上來了!

鳳英 爹爹! (呆看劉半晌說不出話來)

劉 鳳英兒，坐下再說。一路上可好?

鳳英 自從爹爹走後，音信全無，母親和女兒怎麼不要日夜焦急。爹爹啊! 母親因此便急出病來，

劉 怎麼，你母親生病了!

鳳英 病了幾月，醫藥無效。爹爹母親在去年秋天死了!

劉 (感慟地低頭) 唉——!

鳳英 母親死了之後，幸而鄰舍父老都來幫同辦了喪事，我便把店關歇了，獨自一個守着母親的靈柩，守過四十九天，我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想起爹爹當年教孩兒武藝的時候，曾經囑付過孩兒要守身保家，可是如今家不成家，孩兒是只有先尋着爹爹，再作道理，因此便擇日把母親葬了，孩兒纔女扮男裝，前來尋父。現在總算尋着了爹爹——!

劉 不知女兒作何打算?

鳳英 爹爹，如今母親已死，店舖也歇了，我們的家裏只剩爹爹與女兒兩個人了。爹爹現在是捨身報國，叫我做女兒的怎麼辦呢？

劉 女兒的心情，我做父親的自然明白，我是對不起你母親，害得她得病而死。但是你要明白，父親是爲着國家而離開你們母女兩個，即使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女兒，你也要看在救國事大的份上。

鳳英 爹爹爲什麼這樣說，孩兒並不是前來問罪，只因爲我是爹爹的女兒，我做女兒的也深明大義，難道不知道爹爹的心情嗎？只是孩兒現在孤苦伶仃，無親可靠！還求爹爹替孩兒出個主意。

劉 既然如此，孩兒，你且先回家去，苦苦生活，待我一年半載，等到得勝回朝，我們父女再聚一堂，你看如何？

鳳英 爹爹有所不知，孩兒是個女人，家鄉又多着惡霸豺狼，萬一有三長兩短，爹爹只獨生一個，孩兒怎麼能對得起爹爹。

劉 爲父的教你一身武藝，就爲的這個，你可以守身保家。

鳳英 爹爹，你是明白人，怎麼也糊塗起來了，那些惡霸豺狼，爪牙衆多，平素是有爹爹在，所以他們不敢亂動，現在只女兒一個，我怎麼能抵得住他們的暴行。還請父親顧念骨肉之情，假使能請假還鄉，豈不是好。

劉 (慷慨地) 匈奴不滅，何以家爲。現在正是烽烟緊急的時候，我豈能只顧私人的家室嗎？

鳳英 現在烽烟緊急，番子還沒有打退。那麼女兒倒想追隨父親之後，也要轟轟烈烈的做一番事業。

劉 這萬萬不可能的事。一來，孩兒是我獨生之女，我劉氏香煙沒有人繼嗣。二來，軍營之中並無女兵，你是年輕少女，怎麼使得。

鳳英 爹爹恐怕是只擔憂沒有人繼嗣罷！爹爹，你不是說匈奴不滅，何以家爲，既然如此，我做女兒的，也應當捨身報國纔是。我們劉家還有一個種，就是我的表弟，不是可以做劉氏的後代麼？再說，沙場殺敵，也不一定會死啊！爹爹不是剛纔還說過將來可以得勝回朝的話來嗎？

劉 話可以如此說，但是你女娘之輩，那裏知道戰爭的事情。孩兒，你還是先回去，等着我回家來。

鳳英 (堅毅地) 爹爹，萬里關山，我好容易尋到此地，孩兒是不想回家去的了。

劉 你不要使我爲難，還是聽從我的話。

鳳英 記得從前在家裏，戰事剛起的時候，孩兒問過爹爹，我們女兒爲什麼不能報國？爹爹，你還記得，你是怎麼回答的！爹爹不是告訴我說也有我們的時候嗎？現在，請爹爹允許了孩兒，現在就是我們的時候到了。

劉 想不到你早存了心。

鳳英 老實說，那時候我已經是想從軍的了。

劉 唉，只怪我教了你一身武藝。

鳳英 爹爹又何必感嘆呢！爹爹教我一身武藝，本來是預備守身保家之用，現在用來殺敵衛國，豈不也是償了爹爹之心愿？

劉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孩兒，我也不給你爭辯了，你既然決定，我也沒有話說。只是你是一個少女，今後怎麼能——

鳳英 請爹爹不必費心，孩兒早已想好辦法。

劉 怎麼辦法？

鳳英 女扮男裝。爹爹，你瞧我這樣打扮，走萬里路，什麼人也看不出我是女人，只有爹爹知道。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劉 女兒！你真的也要捨身報國？

鳳英 孩兒已經決定主意了。

劉 我還放心不下。

鳳英 爹爹，請您成全孩兒吧！

劉 既然如此，花校尉營中收留了一個女兵，我還是把你也送到他那裏去罷！

鳳英 爹爹，誰？

劉 花校尉。

（忽然有一人自馬房內衝出來，手持利刃，爲鳳英看見。）

鳳英 （拔劍）爹爹走開！（急上前，揮劍與鬥。）

劉 （拔劍）鳳英，停手。

（鳳英欲停，被該刺客一劍戳在鳳英身上，鳳英叫一聲，倒地。劉急上前，架住刺客，戰戰兢兢，劉將刺客殺死，對劉說他……）

劉 (執劍至鳳英身旁) 鳳英! 鳳英! (扶起鳳英)

鳳英 爹爹，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有人行刺爹爹呢?

劉 鳳英，這是奸賊要來害我，却難爲了你。

鳳英 啊! 還有奸賊?

劉 這是一個嫉妒花校尉的奸賊幹的，因爲我幫助花校尉的緣故。

鳳英 難道我們自己人還有糾葛麼? (覺痛)

劉 鳳英，鳳英!

鳳英 爹爹，想不到我的壯志還沒有達到，竟爲奸賊所殺。只恨我的血洒不上沙場，爹爹啊!

——爹—— (氣喘而倒)

劉 鳳英，鳳英，——孩兒醒來，孩兒醒來! (見鳳英已氣絕，憤憤地) 你救了我，却犧牲了你。鳳英，你安

心去罷! 我做父親的一定替你報仇! (擡頭) 匈奴不滅，何以爲家! (倒在鳳英屍身上大哭)

——燈漸暗

第二景

人物：

蘇必孝

胡兒

王老頭

花木蘭

李仁富
(已升隊正職)

楊仁貴

蘇必忠

王得標

趙義

兵乙、丙

黑衣者

劉老闖

佈景：

背山臨溪的花校尉營中。

舞台一角爲營幔一角，佈置簡潔，石凳，石桌，按擺有序。帳壁上整齊地掛着弓和箭囊。正中有大石椅一隻，上鋪虎皮，椅後帳上掛有長劍一柄，椅前有長方桌，桌上有案卷，書冊，文房等物。

營外鳥語花香，溪水潺潺，天朗氣清，日暖風和，正是大地回春時分。遠處傳來歡笑聲，歌唱聲，正是全軍將士慶祝反攻勝利的歡樂景象。

胡兒 真奇怪，昨夜一個通宵盡歡作樂，到現在還不停止，真想不到中原的兵士們真會尋開心。

（胡兒守衛，在營帳外踱來踱去）

蘇必孝 （稍有醉意，走一步搖二搖地，從營帳後邊的山道上走來）
胡兒！——胡兒！

（胡兒躲在樹後）

蘇必孝 (含糊地唱) 胡兒，胡兒，那裏去了。(酒嚙) 我朝思夜想，難成好事，多麼心焦！——胡兒(嚙)。

胡兒(嚙)胡——(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胡兒在樹後，拾起小石子，拋蘇必孝，笑了笑，又躲住)。

蘇必孝 (疑惑地，朦朧地，四處亂找，找不着，又唱起來了) 胡兒——胡兒，我愛你(嚙)我——(嚙)。

胡兒 (假裝男子聲) 那一個在這兒亂唱？

蘇必孝 (一驚，不自覺地) 蘇必孝！(但覺奇怪，回頭，忽看見胡兒的腳，又定定神，細細一看，輕輕走過去，一把拉出來)。

原來是你——來來來，咱們坐下來談談。

胡兒 談什麼？

蘇必孝 (呆看胡兒的臉，一回) 我問我——

胡兒 問什麼？

蘇必孝 你——

胡兒 快說啊！

蘇必孝 你坐下來！(胡兒坐下) 你——？

胡兒 我怎麼？

蘇必孝 (笑着拉着胡兒的手) 你——愛不愛我？

胡兒 (故意) 我不懂。

蘇必孝 明兒咱請校尉做媒，咱倆口成個親事，好不好？

胡兒 (嬌嗔) 不要胡說八道。

蘇必孝 咱不是胡說。真的，——胡兒，我愛你——

胡兒 (不好意思地站起) 總沒有好話。

蘇必孝 (急起立，拉住) 胡兒，不要生我的氣。

胡兒 不給你談話了。

蘇必孝 你說 (酒嚥) ——

胡兒 (轉身不理，蘇必孝急，沒辦法似的又抓住胡兒的手腕) 蘇隊正，放手。

蘇必孝 你說，你說一聲，我就放手。

胡兒 說什麼？

蘇必孝 你就說我愛你，我就放手。

胡兒 不說。

蘇必孝 你不說，我不放手。

胡兒 我一天不說呢？

蘇必孝 我一天不放。

胡兒 我一年不說呢？

蘇必孝 我一年不放。

胡兒 我永遠不說呢？

蘇必孝 永遠不放。

胡兒 花校尉看見了呢？

蘇必孝 我也不放。

胡兒 怎末——？

蘇必孝 我的好姐姐，你就說了罷！

胡兒 (急中生智) 你瞧，有人來了。

蘇必孝 (回頭，胡兒掙脫，逃避急) 你騙人！(追)

胡兒 (邊躲邊說) 我說，我說。(蘇必孝笑嘻嘻地張着嘴) 我的——

蘇必孝 說啊！

胡兒 我——愛——你！

蘇必孝 (骨頭輕輕地) 我也愛你！

胡兒 那麼我就不愛你了。

蘇必孝 (又尷尬起來) 胡兒——胡兒(酒嚙)。

胡兒 你不要回答。

蘇必孝 好。

胡兒 我愛你。(蘇必孝陶醉似地往前一抱，抱着胡兒，抱着一棵樹) 蘇隊長，現在你好走了。

蘇必孝 (糊裏糊塗地唱着) 我愛你，胡兒，胡兒，我(酒嚙)。

(蘇必孝懷着甜蜜的笑走了。)

（胡兒看着他走去，含笑，又踱來踱去。）

（遠處傳來笑聲，歌唱聲。）

（胡兒邊看各種野花，邊唱起歌來，剛唱到一半，王老頭來了。）

王老頭 （在營帳背後） 胡兒！

胡兒 （驚轉身，見王老頭出來） 父親，你來幹什麼？

王老頭 胡兒，不要聲張，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胡兒 你有什麼事情？

王老頭 （左右盼顧） 花校尉在裏邊嗎？

胡兒 不在，花校尉到元帥帳中赴宴去了。

王老頭 那正是好機會。

胡兒 什麼事？

王老頭 我來問你，你還是我的女兒麼？

胡兒 父親能去邪歸正，我還是父親的女兒。

王老頭 你瞧我現在可去邪歸正了麼？

胡兒 像現在這樣，太平無事，是的。

王老頭 我很惦記着我們的家。

胡兒 那也沒有法想，誰叫你做奸細？被花校尉抓了來，不殺頭，還能自由自在地活着，還不算

萬幸麼？

王老頭 因為這樣，我纔想起家來。

胡兒 想起了家，怎麼哪？

王老頭 我打算回去看看。

胡兒 這個——？

王老頭 你不願意？

胡兒 這要得到花校尉的允許。

王老頭 什麼允許不允許。胡兒，我還要帶你一同走。

胡兒 父親說什麼？

王老頭 不要驚慌，胡兒，出去是咱們的活路。

胡兒 我不能走。

王老頭 你也不想一想你的母親麼？

胡兒 現在也談不到。

王老頭 胡兒，聽我的話，現在正是機會，這些人正在那邊飲酒狂歡，我和你逃出營去，神不知，鬼不覺。（胡兒不語）這兒是出營要道，只叫你和我一道走，前去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胡兒還是不

語）胡兒，咱們倆逃出去，還好去報告，這麼一來，也好補償咱們上次失落地圖的罪。

胡兒 你說出這種話來？

王老頭 胡兒，不要不相信我，我是你親生的父親。

胡兒 我不能這樣做。

王老頭 胡兒，你不要裝假正經，你是一個胡子母親的女兒，他們還不看你是胡子一樣。還是趁

早逃走了罷。

胡兒 （搖頭）我不是胡子，我不是。

王老頭 胡兒，你也不要害怕，咱們這一次一定逃得出去，逃出去就可以前去報告，教他們連夜來襲，看這些醉醺醺的人怎麼抵擋得住，還不是要敗退下去，那個時候，什麼花校尉、艸校尉，管教他們個個見閻王，他們會知道這是我幹的麼？

胡兒 放肆！你胆敢說出這種話來，你不怕軍法嗎？

王老頭 （老奸模樣） 我的女兒，現在居然也談起軍法來了嗎？哼！

胡兒 （急） 走，走回去。

王老頭 怎末樣？

胡兒 我的劍可不認得你。

王老頭 難道你忘了我還是你的父親麼？

胡兒 像你這種人，我就不承認。

王老頭 你不承認，如今也沒有辦法了。（突撲胡兒，欲搶劍）

胡兒 （閃身躲開，拔出劍） 快回去。（王老頭搶不着劍，冷笑，假裝走回去，忽轉身，向外跑）

胡兒 站住。（王老頭不理，急追上去）

(王老頭在幕後大叫一聲，接着，就是慘呼，呻吟，只一刻，死了。)

胡兒 (手執染滿了鮮血的劍，神色不安地走回來，站着不動。) 是我父親——(定神) 可是他想逃，逃出去

再做奸細。(搖頭) 這不是我的父親！這種卑鄙無恥的行爲！我父親竟這樣做？——(恍惚) 如

今被我殺了，——(鎮靜) 我是爲了大義才殺的，不要緊，不要緊，我是爲了忠於我們中華才

把自己親生的做奸細的父親殺了。

木蘭 (在幕後) 胡兒！胡兒！

胡兒 (慌) 胡兒在——

木蘭 (上) 怎麼你殺了人？

胡兒 是的。

木蘭 那一個？

胡兒 我的父親。

木蘭 爲什麼？

胡兒 因爲他(悲慟)——

木蘭（扶住胡兒）他幾時到這兒來的

胡兒 不多一回。

木蘭 你爲什麼把他殺了呢？

胡兒（鎮靜，抬頭）我父親竟不念花校尉救命之恩，反而硬要拉我一同逃出營去，小卒不願意，

家父便引誘恐嚇，都給小的拒絕了，誰知道家父蓄心已久，他要逃出營去，報告番兵，叫他們來夜襲，好趁我方歡宴狂飲之時，要想剿滅我們，當時小的急得無奈，幸而手中尚有這把利劍，小的本想逼家父回營，誰知道他反來強搶此劍，我閃身躲開，他就拔腳飛跑，小的急追趕上去，便——一劍戳死了！

木蘭 正是大義滅親，萬古流芳。胡兒，不要悲傷，你的忠勇足以抵得過不孝。

胡兒 望求校尉開恩。

木蘭（很親切地）我倒要問你，你爲什麼不跟你父親一同逃走呢？

胡兒 花校尉救了我的命，還給了我自新之路，我怎麼能受恩不報。

木蘭 看不出你是一個女子，倒深明大義。

胡兒 小的自從投軍以來，跟隨花校尉一年多，花校尉的一舉一動都使我感動非常。現在戰事還沒有結束，天地還沒有收復，小的既然以身報國，應該盡忠盡節，才對得起全國的老百姓。

木蘭 真不愧爲本校尉幕下的女英雄！

胡兒 花校尉，現在我殺了父親，有罪沒有罪？

木蘭 你不但沒有罪，倒應該立功得賞，本校尉一定在元帥面前保奏一番。

胡兒 謝花校尉的恩典。

木蘭 現在你可以安心了。我要休息休息。胡兒，你可以到那邊營中去快樂快樂，也可以散散悶。

胡兒 小的願在這裏守衛。

木蘭 (很同情她，想扶着她，安慰她，但登覺自己的男裝打扮，急把手收回) 胡兒，你好似很心亂的樣子。

胡兒 (憂愁籠罩着她的臉色) 花校尉，請入帳休息罷。

木蘭 (體貼地) 胡兒，我們來瞭瞭天，好不好？

胡兒 (強持鎮靜) 花校尉，你不是要休息——？

木蘭 我看你不高興，也不想休息了。胡兒，你坐下來，（胡兒在石頭上坐下）中原地方你去過沒有？

胡兒 沒有。

木蘭 那你怎麼懂得中華的言語？

胡兒 我父親是中華人，從小就教我學話，還教了我許多古書，所以小的能明白中華立國的道理。

木蘭 想不到你父親還是個有心人？

胡兒 他雖然有心教我不要忘記中華，我很感激他。可是他還有心教我做奸細，如今想來，我卻恨他。

木蘭 你父親這種行爲，恐怕他自己還覺得很對？如今你把他殺了，正是替國家除了一害，他既然不能悔過自新，只有一條死路。雖然在家庭方面說起來，女兒殺了父親，可稱不孝，可是在國家民族方面說起來，倒是英雄殺了好賊，可謂大忠。胡兒，這不是痛快的事兒麼？

胡兒 小的非常慚愧，自己親身的父親原來是個不知悔過的奸細！

木蘭 我且問你，在目前這樣緊急的時候，究竟是家庭要緊呢？還是國家民族要緊？

胡兒 國家民族要緊。

木蘭 家庭呢？

木蘭 救了國家民族，還愁什麼家庭嗎？

木蘭 痛快。胡兒高興些，高興些，現在咱們抵抗敵人正轉敗爲勝的時候，我們還不該興奮一點麼？

胡兒 聽從校尉的話。

木蘭 我進帳去了。你哪！

胡兒 我在這裏守衛。

木蘭 爲什麼不到那邊湊湊熱鬧去？

胡兒 我不歡喜。

木蘭 怎麼？你還是不高興的樣子。

李 (在營那邊叫) 花校尉，花校尉！

胡兒 有人來了。

木蘭 是李仁富的聲音。

胡兒 花校尉要不要見他？

木蘭 我想見他也沒多大關係，我進帳去了。(進帳)

李 (左右看) 咦！我剛才還聽見花校尉在這兒談話，怎麼現在不見了？

胡兒 李隊長，你是要——

李 有話要當面和校尉說。

胡兒 花校尉在帳中休息。

李 讓我自己進去罷。(進帳) 花校尉。

木蘭 有什麼事？

李 有請花校尉，大夥在那邊慶祝得勝，特地要小的前來請花校尉過去，大夥兒要敬花校尉一杯。

木蘭 這一回全是衆位同心協力，爲什麼要向本校尉慶祝呢？

李 花校尉不必謙讓，花校尉是英勇名將，小人等不過追隨花校尉之後罷了。

木蘭 你去回說，謝謝衆位的盛情。我因爲公事在身，恕不奉陪了。

李 花校尉，現在旗開得勝，正該及時行樂，公事放在明天辦理也不遲。

木蘭 公事要緊還是喝酒要緊？

李 (睜目不置答) 不——不過——

木蘭對着他笑了笑，自顧自看他的案卷。

(楊仁貴、蘇必忠、必孝、王得標、趙義、兵乙、丙諸人手執酒杯上。)

楊 (向胡兒) 花校尉呢？(說着走近帳邊。)

胡兒 喝酒的不准進去。

楊 爲什麼？

胡兒 等一等，(進帳) 報告花校尉，有楊隊正、蘇隊正等要進帳。

木蘭 讓他們進來好了。

胡兒 報告花校尉，他們都手執酒杯。

木蘭 (暗笑) 叫他們把酒杯在外邊放下，然後進帳。

胡兒 是！(自帳中出)花校尉有令，要衆位把酒杯在外邊放下，然後進帳。

(衆互相看了看，大家放下酒杯)

楊 (爽直地)恭喜花校尉。

木蘭 什麼事？

楊 賀喜花校尉。

木蘭 (忽大聲)楊隊正！

楊 (搖了搖頭，定了定神)有！

木蘭 (笑)我瞧你喝醉了，去休息罷！

楊 報告花校尉，我沒有醉，我沒有醉。

木蘭 (向衆)你們究竟來幹什麼？

蘇必忠 敬花校尉一杯喜酒。

木蘭 謝謝衆位的厚意。不過有什麼可喜呢？

蘇必忠 這一回打得勝仗，把番兵殺得一敗塗地，我們左翼能在全軍中獲得光榮，完全是花校

尉足智多謀，身先士卒，方能奪得今日之榮譽，這不是一喜？

木蘭 我們的榮譽，是我們大眾同心協力才得來的。

蘇必忠 花校尉領導得力。

木蘭 全賴眾位的奮勇。

蘇必忠 戰事勝利，花校尉一定要升官調職。這是二喜。

木蘭 本校尉殺敵衛國，乃是不願我炎夏子孫受人欺侮，不願我大好河山受人侵佔，至於官職大小，本校尉一向從未放在心上。

蘇必忠 聽說從前在黃河邊小客店中劉中軍的女兒鳳英，萬里尋親，來到邊關，投奔元帥帳下，尋見了劉中軍。如今全軍之中只有花校尉這裏收留着女英雄，劉中軍一定會把他的女兒送來這裏。這不又是一喜！

木蘭 啊！有這等事麼？

蘇必忠 有此三喜，正該向花校尉賀喜，恭喜校尉，賀喜校尉。（行禮）

眾（跟着） 恭喜校尉，賀喜校尉。（行禮）

不關 不敢，不敢。衆位請起。（衆起立）衆位英雄，衆位的盛情厚意，本校尉非常感激。可是衆位豈不知道我們還有數千里失地沒有收復麼？本校尉並不長他人之氣，滅自己威風，衆位有所不知。這一回，番兵雖然敗退，誰能保得定番兵是不會反攻？昨天，本校尉得到探子的報告，番子正向國中調遣精良馬，恐怕是要傾全國之師而來。如果我們因小勝而輕敵，眼見得就要大意失江山，如何是好！（衆靜）衆位，敵人養精蓄銳，窺我中原，已非一日，處心積慮，數十年之久，他們是決不會因了一次的軍事失利而放棄他們的侵略野心。前兩天，番兵營中又派來了求和使者，可是還是給我們賢明的元帥給拒絕了。衆位真能信得過他們的花言巧語麼？這還不是他們緩兵之計，鬧的老把戲而已。而我們正應該養神養力，整戈以待才具。像現在這樣狂歡濫飲，假使今夜就有敵人前來襲擊，試問，衆位，將作何設想？出師以來，我與衆位形影相隨，本校尉的苦心，衆位並非不知道，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驚人的消息，因為你們只顧自己喝酒作樂，那個關在營中的老奸細王老頭，要逃出營去通敵，幸而給胡兒殺了，總算還沒有釀成大禍。

楊

（慌張地）小的該死，剛纔小的正在四處尋找。

木蘭 楊隊正，這也就是因爲你太高興了，喝飽了酒的關係。
楊 小的該死。

木蘭 現在王老頭已經殺死了，暫且不提。不過，楊隊正——
揚 有！

木蘭 以後可不准糊塗。

揚 是。

木蘭 像你們這樣恣意行樂，豈不誤了國家大事。

李 請問花校尉，像目前這樣情形，應該怎麼樣處置呢？

木蘭 還得等候元帥的命令。

李 （刁辯地反問） 花校尉不是常在帥府走動走動麼？

木蘭 李仁富，這是什麼話？

李 （陰險地） 小的不敢胡說，因爲小的也放心不下，所以有請校尉出個主意，讓小的們也好服從。

木蘭 我已經擬下條款，回頭稟呈元帥，再作道理。最要緊的是先禁止這樣的狂歡濫飲，然後再

來整頓軍紀。

李 花校尉不怕別人嫉妒麼？

木蘭 事到如今，也顧不得這些了。

李 恐怕會節外生枝！

木蘭 我們現在開誠佈公，赤誠相待，一切都是憑了抗番衛國的主旨，還怕什麼。

李 恐怕難得很，難得很？

傳令兵 (上) 元帥有請花校尉。

胡兒 請等片刻，待小的通報一聲。(入帳) 元帥派人前來有請。

木蘭 即刻就到。

胡兒 是，(出帳) 花校尉即刻就到。

(傳令兵下)

木蘭 (走至帳邊，回頭) 衆位，各自回營去罷！

衆 花校尉請。

木蘭 (出帳，對胡兒) 小心看守。(下)

胡兒 是。

王 如今花校尉走了，我們的酒也敬不成了，還是回去吃罷。(先出帳，拾起酒杯走)

(趙、乙、丙等默默地又走出走)

(帳中只剩楊、李、蘇三人)

蘇必孝 (搖晃着出帳) 胡兒，胡兒，一道喝酒去。

胡兒 我不去。

蘇必孝 看在我面上，你就去去罷。

李 (正聲地) 花校尉有令，叫我小心看守。

蘇必孝 那末我去了。(走幾步，回頭) 胡兒，來——(胡兒不理)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是不是好，現在

不管，吃酒要緊，吃酒要緊。(下)

蘇必忠 花校尉真是智勇雙全。

李 這回打了勝仗，有些人正在妒忌校尉的戰功。再說他一個人也擋不了許多嫉妒的人啊！智

勇變全又 什麼了不得。

楊 你說什麼？

李 隨便說說，與你有什麼相干？

蘇必忠 （對李）。可真是惟恐天下不亂。像花校尉這樣忠勇的人，難道還不夠我們崇拜麼？

李 我並不！

蘇必忠 你剛才不是還在我們面前誇耀花校尉麼？

李 那並不是我心窩裏的話。

蘇必忠 倒要請教老兄心窩裏的話是什麼？

李 現在還不到時候。

蘇必忠 但是，無論如何，這一回戰爭是全靠我們左翼奪得勝利，而我們左翼又是花校尉的前鋒。

李 在沒有開戰之前，我就斷定我們要打個勝仗，這有什麼希罕。

楊 他媽的，那個時候，我聽你還極力主張反對戰爭呢！說什麼風涼話。

李 我就沒有講出嘴來，這句話是在我心窩裏。

楊 他媽的，別不要你的臉。走走，走，走，咱們不應該在花校尉帳中間談。（推李）還是喝酒去。（出帳，李

猶豫）你要幹什麼？（李一怔）走走！（拉着李出帳）胡兒，小心看守。

胡兒 是。

（三人拾起酒杯，走了。）

（不一回，李鬼鬼祟祟抽回來。）

李 （故作鎮靜）胡兒，你一個人在這裏？

胡兒 （驚）啊！

李 胡兒是我。

胡兒 原來是李隊正。

李 你知道花校尉這兩天幹什麼事情？

胡兒 不知道。

李 花校尉是常常一個人在帳的麼？

胡兒 你問這個幹什麼？

李 沒有什麼——沒——沒有什麼。

(胡兒看看他，自顧自走到帳門口守住)

李 胡兒，你看。(出示寶石)

胡兒 什麼？

李 你瞧，這不是你前天喜歡的那顆寶石麼，我帶來了。

胡兒 (走近李) 啊——

李 胡兒，你看。

胡兒 (女孩子脾氣) 好寶石。

李 又鮮豔，又端正。

胡兒 真是一顆好寶石。

李 胡兒，你喜歡，就送給你罷。

胡兒 真的？

李 自然真的。

胡兒 但是我要寶石有什麼用呢？

李 你可以藏着。

胡兒 我沒有地方藏。

李 藏在懷裏。

胡兒 多謝李隊長。

李 小意思，小意思。胡兒，你幹嗎不去湊湊熱鬧。

胡兒 我不喜歡。

李 想不到你也喜歡清靜。
(看胡兒，忽笑起來。)

胡兒 李隊長，你笑什麼？

李 我笑你簡直不知道享福。

胡兒 享什麼福？

李 咱們在沙場，不知道今天死明天死，難道有得歡樂的時候不歡樂？

胡兒 我怕——

李 你怕什麼？現在花校尉到元帥帳中去了，要好些時候才得回營，這裏冷清清，沖魚影子都沒有，你癡坐在這裏幹嗎？

胡兒 我不會喝酒。

李 不要你喝酒，不過是大家玩玩罷了。

胡兒 花校尉知道了……？

李 你可以早些回來，花校尉不會知道的。

胡兒 我不想去，李隊正，你請使罷。

李 (忽又生一計，突然) 喔——！胡兒，我還有一粒珍珠，光彩奪目，我留着沒有用處，也送給你罷！

胡兒 謝謝李隊正。

李 (假裝摸袋，摸了半天，忽然故意地想起) 喔，在那邊營裏，讓我過去拿來。(返身欲走，忽又站住) 來來去

去給衆人看見了不方便，胡兒，你還是隨我去拿了來，不是好

胡兒 這裏無人看守。

李 只一會兒工夫，你就去就來，又有什麼難處。

胡兒 這——

李 胡兒，趕早走。（拉胡下。）

（台上靜，遠處傳來笑聲，唱歌聲。）

（二黑衣人，自另一邊出，四頭無人，忽入帳，在營幕後躲着。）

楊 （精神地走來，拿着一匹鮮紅綢緞，不見胡兒叫。）胡兒，胡兒，（找了半晌，找不着，在石頭上坐下。）

胡兒 （喜悅地，見楊，忽一呆，不語。）

楊 （轉身瞧見。）胡兒，我送你一疋綢緞。

胡兒 楊隊正，現在戰爭未了，還穿着軍服，要綢緞何用？

楊 你可以藏起來，將來裁衣服啊！

胡兒 那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楊隊正，還是請你帶回去罷！

楊 我也用不着。

胡兒 請你帶回去罷！（把綢緞擡在楊手中。）

楊 (爲難)忽看見胡兒手中的珍珠。喔，你原來有了珍珠，就不要糊塗了。

胡兒 不是，不是。那麼你放下罷。

楊 這樣才是我的好胡兒。

(胡兒不語)

楊 這是那一個送給你的？

(胡兒不答)

楊 剛才你是去拿珍珠去了。

胡兒 是的。

楊 咱們且不談這個。胡兒，花校尉說你殺了一個老奸細，是真的麼？

胡兒 真的。

楊 你真勇敢。是上次給你一道來的老奸細麼？

胡兒 正是他。

楊 咦！那不是你的父親麼？

胡兒 殺奸細也顯不得什麼了。

楊 有理有理。(看見胡兒憂愁起來)怎麼？我想你心理一定有些不好過。可是，胡兒，殺也殺了，如今

還惦记着幹嗎？

胡兒 楊隊長，請你再不要提起這件事。

楊 不說，不說。

李 (得意地走來，見楊，想溜走，可是，給胡兒看見)

胡兒 李隊長！

楊 (回頭見李)你來幹什麼？

李 難道只准許你來，我就不能麼？

楊 他媽的，老子說不過你，咱就動手。

李 (畏縮地)咱們是自己人，不必動手。

楊 你還敢亂說？

李 不說就是。

李楊 (同聲) 胡兒

(胡兒不答，楊看看李，李望望楊。)

楊 (走近胡兒面前) 送你珍珠的人就是他麼？(胡點頭) 好傢伙！(對李) 您算什麼？拿珠寶來引誘女人。

李 (奸刁地) 這是誰的？(指綢緞。)

胡兒 這是楊隊正給我的。

李 (對楊) 你算什麼？拿綢緞來引誘女人。

楊 (尷尬，動火) 他媽的，你——(李想溜) 好漢不要溜。

李 我就算不是好漢。君子不與武夫爲伍，我不吃眼前虧，我讓你讓你。(走，又回頭) 胡兒，回頭我還有話和你說。(走)

楊 他媽的——

(胡兒暗笑)

楊 (對胡兒) 你笑什麼？

胡兒 我笑你們真傻。

楊 傻？

胡兒 剛才不是爲我爭鬧的麼？

楊 爲你。你該怎麼樣？

胡兒 我已經有了心愛的了。

楊 是誰？

胡兒 不說。

楊 一定是我，是不是？

(胡兒搖頭)

(木蘭上)

木蘭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楊 不幹什麼。

木蘭 楊隊正，我有話問你。

楊 是。

木蘭 (對胡) 小心看守。

胡兒 是。

(木蘭進帳，楊隨入。)

木蘭 剛纔元帥告訴我，我軍營中有人叛變，並且私通敵方。楊隊正，你得到消息沒有？

楊 我不知道。

木蘭 據你看來，我們中間，那一個是會做奸細的？

楊 這——個，我不敢胡說。

木蘭 你說說看！李仁富，這個人平時的行爲怎麼樣？

楊 最有嫌疑的要算是他了，這個人從前反對戰爭，常常擾亂軍心，這一次戰勝之後，行動忽然詭祕起來，並且還時時出營，深夜不歸。要有疑問，據小的推測，只有他。

木蘭 李仁富常常出營，深夜不歸，你知道是到那兒去的？

楊 這——個，我不知道。(稍停) 胡兒知道。

木蘭 元帥剛纔就提起他來，說是有人報告，因為沒有真憑實據，所以要我特別小心。楊隊正以後要好好監視他。

楊 是。

木蘭 傳胡兒進來。

楊 是。

木蘭 你暫時在帳外看守。

楊 是。

(木蘭翻閱案卷，忽覺聲響，四顧，無動靜，復閉案卷。)

(胡兒上。)

木蘭 胡兒。

胡兒 校尉有什麼吩咐？

木蘭 你認識李仁富嗎？

胡兒 認識的。

木蘭 你和他很熟嗎？

胡兒 （以爲木蘭知道剛纔李仁富送珠寶的事，故慌張） 並——並不熟——

木蘭 胡兒，你不准說謊。

胡兒 我不會說謊，不知道校尉要問什麼事情？

木蘭 你知道李仁富深夜出營，是到那兒去的嗎？

胡兒 （抽了一口氣） 校尉是問這件事，我知道。有一夜，我睡不着覺，便起來散步，看見一個黑影，從我們營中出去，小的以爲是奸細，於是暗暗跟隨，不多少路，到了王校尉的營邊，只聽見黑影和守衛的道了幾句，我纔知道是李仁富的聲音。

木蘭 李仁富和那守衛的說了幾句什麼話？

胡兒 我還記得李仁富說有要事求見王校尉。守衛的就放他進去了，我也只好回營。

木蘭 還有別的事情嗎？

胡兒 沒有了。

木蘭 好，你去守衛罷！

胡兒是。(下)

木蘭 王校尉向來是反對我的事情，現在居然勾通李仁富來對付我。這麼說——元帥的話，決不是捕風捉影之談，這中間必有道理。(繼續翻閱案卷)

(幕後的黑衣者伸出頭來，看木蘭並不留意，黑衣者手執尖刀，輕輕地走過來，木蘭還是不覺，待黑衣者走近，木蘭忽抬頭，黑衣者停步，木蘭沉思一會，又翻案卷，黑衣者復走近，木蘭忽放開案卷，離坐起立，黑衣者趁勢撲上來，木蘭不覺，但身子一偏，右膀上被刺一刀，木蘭「啊——」一聲，黑衣者顫抖，楊胡聞聲，進帳。)

胡楊 (同拔劍) 奸細胆敢放肆。(黑衣者抖，欲逃，楊用力刺去，正中左胸，黑衣者負痛倒地，楊上前) 花校尉受傷沒有？

木蘭 (很鎮定，左手扶住右臂的傷口) 好奇怪，那兒來的奸細？(忽俯身，拆下黑衣者的假面具) 你是誰？

黑衣者 我不能說。

木蘭 誰教你幹的？

黑衣者 是——是校尉部下的一個人。

楊 (急) 誰那一個？(舉劍) 你說，你說。

黑衣者 (聲鏗) 李仁富!

楊 他媽的，竟是他！我早料到這傢伙不是好貨。花校尉，我去抓他來。

木蘭 不准動武。

楊 是！(急走入)

木蘭 你是什麼人的部下？

黑衣者 王校尉部下。

木蘭 怎麼會是李仁富主使的呢？

黑衣者 他常到我們那邊營裏。

木蘭 他給你什麼沒有？

黑衣者 他說要我行刺之後，賞我一顆寶石。

木蘭 他還跟你說了什麼沒有？

黑衣者 沒有。

木蘭 那你怎麼聽從他們的話？

黑衣人 我實在不願意，他們逼着我，要我做的。

木蘭 什麼時候偷進來的？

黑衣人 不多一回。

木蘭 奇怪，你怎麼進來的？

黑衣人 是李隊正把校尉營外的守衛調開了！我纔敢進來。

木蘭 你現在覺得痛麼？

黑衣人 痛。

（木蘭察看黑衣者的傷口，返身走到那邊帳邊，從掛着的一隻藥草袋中取了一把藥草，走過來，把黑衣者的衣服解開些，把藥草貼住傷口，漸覺自己右膀有些痛，把藥草也貼了些。）

（楊仁貴拖着李仁富上，李兩腿發抖。）

楊 花校尉，抓來了。

李 站不穩，看見黑衣人，更慌。
花——花——校尉——

木蘭 （指黑衣人）這個人你認識麼？

李 不認識。

木蘭 (對黑衣者) 這個人，你認識麼？

(李施眼色)

黑衣者 (恨恨地) 就是他。

李 (指黑衣者) 你不要胡言亂語。(兇惡地) 我是誰？

黑衣者 (對李) 是你，你要我來行刺花校尉。

李 花校尉，我沒有，沒有——

木蘭 本校尉待你可算錯？

李 不——錯。

木蘭 你爲什麼要出此下策？

李 這是——

楊 是什麼？

李 是——是我自己要這樣做。

楊 花校尉，這個奸細，幹快把他正法，才叫人痛快。

木蘭 (對李)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蘇必忠、必孝、王、趙等人入帳。)

李 (恐懼) 求校尉饒命，求校尉饒命。

楊 花校尉，這種狗頭，留着做什麼。

李 (急) 校尉饒命，校尉饒命。

木蘭 衆位，這也是本校尉教管不嚴，所以竟在自己部下產生奸細，李隊正主使這個人前來行刺，人證具在，這樁案件，請衆位公斷。

楊 把奸細處死。

王 啊！是你 (對李) 你有這麼大胆，該死，該死。

楊 (問乙) 你呢。

乙 正法。

楊 (問丙) 你呢？

丙 殺！

楊 (問趙) 你呢？

趙 殺！

楊 (問蘇必孝) 你呢？

蘇必孝 殺！

楊 (問衆) 大家主張。

衆 殺！

楊 (對胡兒) 這個 (指李) 狗頭主使他 (指黑衣者) 來行刺花校尉，我們主張處死，你哪！

胡兒 (看了李，驚奇地) 怎麼？他也是奸細？

楊 是奸細！

胡兒 (憤憤地) 殺！

楊 好！花校尉，我們大家主張殺一警百。

蘇必忠 且慢，且慢，李仁富果然犯了不可赦免之罪，是應該處死。不過李隊正是咱們中原同胞，

也正是咱們出生入死過的戰士這個——請花校尉赦免他這次，予以自新之路；罰他戴罪圖功。

楊 (大聲) 不能，不能，那還了得，像這種狗頭，殺一警百。

衆 殺，殺一警百。

楊 花校尉，請命令執行。

木蘭 (對李) 你還有什麼話說？

(李嚇得面如土色，急不成聲。)

木蘭 衆位，這正足以表示你們的忠誠，我非常感激。不幸在自己帳中發生此等事情，實在令人可恨。這件事情就可以證明我們自己內部的團結，還沒有鞏固，我們如果再不團結，恐怕前途的困難還要多。誰能保得定我們日後沒有挫折？誰能保得定我們日後沒有困難？

楊 是啊！花校尉殺了這個奸細，教訓教訓他們。

木蘭 殺！對於內奸只有殺！李仁富，你也該覺得慚愧，不過現在本校尉可以作主對於你的家小，念你數年抗戰之功，還可以得到一些撫恤。

胡兒 花校尉膀子上有血。

木蘭 (低頭看,左手緊緊按住) 不要緊,是輕傷。(無力地坐)

(劉老闖匆匆趕上,入帳)

劉 參見花校尉。元帥有令一道,請校尉拆看。

木蘭 (手按傷口,拆看,不聲,衆注目看) 啊——!

衆 花校尉,元帥有什麼吩咐!

木蘭 (將案卷給李) 李仁富,你自己讀出來給大家聽聽。

李 (接案卷,勉強地) 茲據報告,今晨有人行刺劉中軍,誤將其女刺死,在刺客身上搜得重要文件,

證明確係李仁富所指使,查該李仁富行跡可疑,特令扣押,等候法辦。

劉 真是個賢明的元帥。

木蘭 劉中軍,令媛怎麼會來到邊關?

劉 萬里尋親而來,想不得死於非命!

楊 劉中軍,是你的令媛被他殺死了嗎?
(對李慎慎地) 好傢伙,你還幹這種不要臉的事。
(對劉)

劉中軍，剛纔這（指李）狗頭還嚇使人來行刺花校尉，依你之見，是應該怎麼辦？

劉 行刺上官，應該死罪。

楊 是啊！（一把拖住李頸）

劉 李仁富，我和你有什麼仇，你竟把我的一線香煙給滅絕了。你這不要臉的奸細，瞧你今天逃得出法網！

木蘭 李仁富，你是個人還是畜生？

李 （掙脫楊手，站定）我做錯了事，我沒有臉面再見你們。（李羞憤交迸，迅速地拿起桌上的尖刀，對準胸口，

自刎，叫了一聲，倒下去。）

（衆呆看）

楊 倒有這個種。李仁富，只是太便宜了你！

木蘭 （俯身察看）李仁富，我早知道你心懷叵險，你知道天理恢恢，法網難逃，現在我只有爲你的

名譽可惜了。

李 （掙扎，爬起，用手撐着）現在我要死了。我不能再說謊話，我要說明白一句。衆位，不做奸細不知

道奸細的苦，我李仁富一念之差，鑄成大錯，我現在是真的覺悟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悔悟地）真是王八蛋去做奸細！（力竭，勉強撐住）我雖然死了，但是你們不要忘記主使我這樣做的人還在——

楊 （拉住李胸領）誰，誰誰？

李 是王——校尉！（死倒）

楊 （揮脫李仁富）什麼？王校尉幹的？

蘇必忠 王校尉不是我們自己人麼？

楊 他媽的，現在國難當頭，大家正應當合夥齊心殺番子才對，怎麼可以自己人殺害自己人起來了？

蘇必忠 王校尉這樣幹，究竟是什麼居心？

楊 他媽的，我去找他。（返身欲走）

木蘭 （急喝住）楊隊長，你不能去。

楊 王校尉既然用暗殺來對付我們，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他。

本蘭 王校尉究竟是我們自己人，現在國事緊急，怎麼可以自己人殺害自己人起來呢！還是我去，我倒要去問問王校尉，究竟是什麼理由。

楊 校尉決不能前去。王校尉既然存心要行刺校尉，校尉前去，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蘇必忠 楊隊正的話很對，並且現在李仁富已死，王校尉要是知道這個消息，豈不是火上加油，更加懷恨起來，現在校尉前去，正是碰在他的火上，小的認爲還請校尉考慮考慮。

蘇必孝 花校尉要到王校尉那裏去麼？那不是魚兒去上鉤嗎？

王 什麼？魚兒上鉤！那是萬萬不可以的。

楊 花校尉現在身上受傷，萬一王校尉動起武來，這怎麼得了？

本蘭 我想，只要是我們自己人，共同是殺敵衛國的同志，總該有點良心，只叫他的良心還沒有死掉，自然還有救藥。難道說還有比對敵人的仇恨更甚的仇恨麼？我不能等着自己的分裂，我們要挽救這個危機。我們大家只有團結纔能夠救自己。

第三景

人物：

王校尉

老德
(王校尉的心腹)

探子

花木蘭

楊

胡兒

蘇必忠

探子二

兵士們

探子三

大隊兵士們

佈景：

王校尉的營帳外，一片無垠的曠地，遠處叢山疊疊。舞台左側有幾枝樹，枝頭已經長出嫩綠的新葉。樹旁設有酒席一桌，桌上杯盤狼藉。

遠處不時傳來歡笑聲、歌唱聲。

是夕陽時候。

王校尉（不安定地走來走去）怎麼一回事喲！天快晚了，李仁富還不回來報告，真是豈有此理。

老德 校尉真是太費心機了，這種小事情已經交給李仁富去辦，那——怕他還會不稱您的心嗎？再說，行刺暗殺，是詭祕的行爲，當然要見機行事，還要佈置妥當纔會達到目的，據小的推測起來，王校尉對於這樁事倒不必擔憂，何況李仁富還是花木蘭自己的部下，他如今得了您這麼多的賞，他當然要幹得乾乾淨淨纔可以回來報功領賞啊！王校尉，您還是多喝點兒吧！

好，給我斟上一杯。

(老德斟酒，雙手捧杯，拿至王校尉面前)

老德 三軍人馬，那一處不是歡欣慶祝，從昨天到現在還沒有停止，可見得大家都要樂一樂，偏偏花木蘭校尉要和您作對，如今弄得不但您沒有喝一杯好酒，就是我老德也是提心吊胆的。

王校尉 (接過酒，喝了一口) 真是個不識時務的傢伙，哼！我王校尉是元帥的親戚，還怕你這個區區校尉不成！

老德 花校尉真是瞎了眼啦。三軍營中，那一個不知道您王校尉是元帥的內親。

王校尉 要和我在元帥面前爭功，哼！現在瞧他到閣王府裏去爭功能。

老德 自然啦，現在准幹掉啦！呵！(冷笑) 閣王爺面前倒用得着他呢！王校尉，您把花木蘭幹掉了，預備怎麼辦呢？

王校尉 幹掉花木蘭，除了一個勁敵，以後再打勝仗，那怕還有誰敢和我在元帥面前爭功嗎？

(大笑)

老德 王校尉真是想得周到。

王校尉 喂，老德，就是不打勝仗罷，以後再也不會有人來干涉我了，老實說，我要怎麼幹便怎麼幹，那時候，喂，老德，少不得也有你的份啊！

老德 謝校尉的恩典。

王校尉 喔，我記起來了。這兩天，石子郎有沒有來過？

老德 校尉是說番邦派來的那個石子郎嗎？沒有沒有，這種事情，我自然會替您留意着。

王校尉 他上次走的時候不是說三天就來回話嗎？怎麼到今天，已經有四天了，還不見來？

老德 大概路程往返太遠，也許他們還要商議商議哩！

王校尉 我怕這個石子郎說話不大靠得住。

老德 校尉又是太費心機了，這種事情還怕他反悔嗎？何況現在是我軍戰勝，番子要來求和還不是要看看您的臉色。

王校尉 會不會又來那麼一次玩笑，他媽的，老德你還記得一年前也有一次，番邦派人來求和，誰知道過不了幾天，番兵調動大隊人馬殺了過來，後來我才明白是番子的緩兵之計。老德，這一回會不會再來一次。

老德 現在和從前的局面大不相同，從前是兩軍對峙，可是現在却是我軍得勝，而番兵大敗，校尉，您放心好啦。

王校尉 這件事倒使我煩擾得很。

老德 慢慢來啊！咱們先把花校尉幹掉了，什麼事情都好幹。

王校尉 這一件事也使我煩擾得很。爲什麼李仁富還不回來？

老德 王校尉，再喝一杯罷。和匈奴開戰以來，只有這一次纔算是樂一樂，校尉您說是不是？

王校尉 再給我斟上一杯。

老德 今朝有酒今朝醉。咱們打仗的還管得着明天嗎？（斟酒）

探子 （匆匆地上） 報告校尉，前方發現匈奴番兵。

王校尉 胡說八道。我們打了勝仗還不到幾天，怎麼會有匈奴番兵。下去！

探子 是。

老德 （恭恭敬敬地授酒杯給王校尉） 校尉請酒。

王校尉 （乾杯） 真是好酒。

老德 (指右方) 前面不是有人來了嗎?

王校尉 好像是李仁富。

老德 我想一定是李仁富回來報告好消息的。

王校尉 我們還是回到營帳內去等他。

老德 營帳裏耳目衆多，談話不方便，還是這兒好。

王校尉 我應該賞他一點什麼東西。

老德 我想，校尉倒不必費事。

王校尉 李仁富這一次的事情與我們很有好處，我想賞他些錢罷。

老德 校尉是不是很信得過他?

王校尉 他不是我的部下，我還不能信得過。

校尉怕不怕有人把這件事洩漏出去?

王校尉 這個當然不願意?

老德 校尉，斬艸除根，我說，您要是守祕密，那麼等李仁富到來，一刀了結他的性命，豈不是省却日後許多麻煩。

(馬蹄聲漸近)

王校尉 不過——

老德 校尉何必遲疑呢！

王校尉 李仁富可以殺，那麼你呢？

老德 校尉是說我，我怎麼？

王校尉 你不是也知道這件事情嗎？這麼說來，我要是斬草除根的話，那一定把你也得一刀了結。

老德 這——這——小的一向跟隨校尉——不敢——

(馬蹄聲停)

(木蘭佩劍披斗篷上)

老德 (先看見驚) 花校尉！(倒退)

(王校尉轉身看見，吃驚倒退。)

木蘭 王校尉，我的來意是報告你一個好消息。

王校尉 (慌張) 什麼？

木蘭 出乎你的意料吧！但是你不必慌張，我和你都是一家人，我決不會鹵莽的。

老德 唉！唉！——花校尉，您說來報告一個好消息，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木蘭 李仁富已經自殺了。

王校尉 (驚) 啊！那末你——

木蘭 我不過膀子上受了點傷。

老德 (假裝不知) 啊！李仁富怎麼會自殺呢？花校尉，是不是李仁富幹下不要臉的事情？

木蘭 正是的，李仁富臨死的時候，還供出王校尉的名字。

王校尉 供出我的名字？我與李仁富從不認識，又有什麼相干？

木蘭 事到如今，王校尉，你也不必裝糊塗了。你我都是中華人，現在大家都是衛國殺敵，你難道

不想一想現在是多麼危險的時候嗎？還允許你幹這樣卑鄙無恥的事情！

王校尉 花校尉，你說話小心一點，這是我的營地。

木蘭 我如果怕你，我也不會親自到你這裏來了。王校尉，你說一句，究竟爲的是什麼？

老德 花校尉，您——您也不必動氣，這都是大家誤會。

木蘭 王校尉，你爲什麼不說話啊！大丈夫幹得事情要光明磊落。

老德 花校尉，你的來意我完全明白了，這——這——總而言之是大家誤會了。

木蘭 我沒有誤會，要說誤會，只有你們才有。

老德 這樣很好。花校尉，請先回營去，然後我們來設法消除我們中間的誤會吧！

木蘭 王校尉，你我不是仇敵，何必用這種毒辣的手段來對付我。因爲你要存心害我，你知道，你的手下爲什麼又要去行刺劉中軍呢？

王校尉 我沒有命令過。

木蘭 你知道你的手下是何等粗莽，竟把劉中軍的女兒給刺殺了，一個萬里尋親的孝女，一個勇敢的女子，死在你的刺客手下，你問問你的良心，她與你又有什麼仇！

王校尉 你怎麼知道？

木蘭 元帥有令下來。

王校尉 這是李仁富幹的，與我有什麼相干。

木蘭 李仁富由你主使，照國法上說起來，李仁富不過是個從犯，而你王校尉倒是個主犯。

王校尉 你敢——

木蘭 我敢。怎麼樣！現在你的刺客還躺在我的營裏，李仁富也已經自殺，王校尉，你哪！（稍停）要

不是我看了殺敵衛國的主旨，我的部下會來替我報仇的。

王校尉 怎麼你要——

老德 花校尉是明理的人，自然不致於將錯就錯啦。

木蘭 要不是現在國難當頭，我還便宜了你不成？

老德 當然啦，花校尉，您是明白人，您——

木蘭 王校尉，現在我不是來和你算賬，我們中間的賬是算不清的。現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

我不記你的仇，你便怎麼樣？

王校尉 我——我——

老德 花校尉，您放心，只叫您不記仇，那就容易辦。

木蘭 王校尉，你難道忘記了我們國家民族的先人還沒有報嗎？你難道忘記了我們中華的恥辱還沒有洗清嗎？

老德 對啊！咱們還是大家刀口向外才對。

木蘭 王校尉，你今天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了麼？

王校尉 花校尉，你不要再說了，你再說，我就——（拔劍。）

木蘭 你就拔劍！（笑了一笑。）你不知我也有嗎？

王校尉 （拔劍，怒冲冲地。）我就幹了你再說。

（木蘭驟開，拔劍出。）

（楊、胡、蘇等同拔劍上。）

楊 誰敢動手！

木蘭 （見胡、蘇。）你們來幹什麼？

楊 我們是追隨來保護的。

木蘭 沒有我的命令，你們怎麼敢來。

胡兒 我們放心不下，所以跟來，在那邊已經等了好些時候，不敢上來，現在王校尉要拔劍相對，我們也只好拔出劍來了。

王校尉 這是怎麼回事？

木蘭 沒有怎麼回事，是我的部下自願來保護我。

探子 (匆匆上) 報告王校尉，前方確有番兵人馬。

木蘭 什麼？

探子 聽候王校尉命令。

王校尉 那裏來的番兵人馬？

探子 離我軍只三十餘里。

王校尉 再探。

探子 是！(下)

木蘭 王校尉，你打算怎麼樣！咱們還是分裂？還是團結！

王校尉 憑你好了。

木蘭 禍是你闖的，你要放明白些。

王校尉 老德，怎麼辦？

老德 我們都是自己人，也不妨大家和解了事。
(附王耳語。王唯唯點頭。)

楊 他媽的。

(木蘭阻住。)

(幕內遠處喊聲漸起。)

(夕陽已下，天色驟暈。)

木蘭 那裏來的喊聲？

楊 好像是番兵。

探子 (匆匆上。) 報告王校尉，番兵人馬進攻來了。

王校尉 啊！這個——

木蘭 楊隊正，蘇隊正，先把王校尉綁了。

(楊、蘇共同綁住王校尉。)

木蘭 胡兒，你先趕回營去通報彭都尉，準備殺敵。

胡兒 是！(下。)

木蘭 王校尉，你趕快發令。

探子二 (匆匆上) 報告王校尉，匈奴番兵大舉進攻，離我軍只二十里路。

王校尉 啊！

(幕內遠處傳來番兵喊聲。)

(遠處火光，烈焰衝天。)

木蘭 王校尉，你不能再遲疑了，現在外敵正緊，敵人眼看就要到來，我們的國仇還要我們來報，我們的國恥，還要我們去洗刷。

(幕後兵士喊殺聲。)

(許多兵士衝上。)

敵 人 來 了，我 們 爲 什 麼 不 動 啊！

木蘭 王校尉，你我都是中華的軍人，我們都是殺敵衛國的中華男兒，王校尉，你趕快發令啊！

探子三 (上) 報告王校尉，番兵已經迫近了。爲首的是石子郎。

王校尉 啊！這個小子。(昏倒，老德扶之)

木蘭 (向衆) 英勇的兵士們，現在番兵殺進來了，我們應該怎麼樣？

衆 殺！

木蘭 現在我們只有團結一致，纔能夠挽救目前的危險，我們只有同心協力纔能夠應付目前的困難。

(幕後番兵喊聲大起)

(火光衝天)

木蘭 (揮劍) 衆兄們！把敵人殺出去啊！

衆 殺殺！

(大隊士兵不斷地自舞台右側衝向左側去，邊衝邊喊殺，聲愈場愈洪)

附錄
關於木蘭事蹟的記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其一 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 亞盧

長宵載夢，歷太平洋而西，神游於文明之歐美，放眼其莊嚴燦爛之國土，有物焉胚胎於風俗，字育於政教，發達於歷史，近之不可得而即，遠之不可得而避，而轟然植然與百丈之國旗，千丈之紀念塔，掩映於無形之間，曰民族主義焉，曰尙武精神焉，曰軍國民資格焉。吾腦筋爲之震動，吾靈魂爲之搖蕩，吾感情爲之影響，而激微乎，不知昂，茫乎身之何在。鷓且一鳴，好夢初覺，起視祖國，沈沈若死，讀杜老兵車之行，吟王翰涼州之曲，躡武窮兵，嘗爲失德，擲甲禦戎，引爲寄痛，蓋車鈴駟鐵之風淪胥也久矣。鬚眉如此，遑論巾幗。嗚呼！弱蟲！弱蟲！

斯巴達之執牛耳於希臘，觀於其婦人而知之矣，「願汝攜楫而歸來，否則乘楫而歸來。」法蘭西之拒英而獨立也，貞德尸其功矣，「自今以後，當一變其怯弱之態度，而擲頭顱以抗大不列顛百萬之師。」意大利之排奧而革命也，瑪尼他爲之馬前卒矣，「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彼泰西女子於軍事上之能力，則如此矣。我可愛之祖國，可憐之同胞，其竟無人耶？嗚鼓列炬，求之四千年歷史之中，而不得旁搜雜采，下及於詩歌小說，恍兮惚兮，若有人兮，

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之徽號，乃不得不謹上花木蘭。吾馨香視之！吾神聖視之！

西哲有言，歷史者國民之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雖然，此獨不可以例我中國。中國之歷史，則勢利之林耳，專制之張耳。彼黠染淋漓，大書特書，以一代史筆自命者，類皆不知自由平等爲何物，由是煬於尊君卑臣之謬說，而連篇累牘，無非家奴走狗之豐功偉烈，於英才俊彥，反漠然置之矣。煬於重男輕女之惡俗，而所謂列女節女之篇，皆奄奄無生氣，且位置不足以占全史百分之一，女界偉人，乃羣在若明若昧之間矣。纓榮上書代父，使數百年殘酷不道之刑罰，消除於一旦，所謂中國之娜丁格爾非耶，而泯泯無傳也。海曲呂母散財破產以資諸少年，卒殲琅邪縣令驅除民賊，與蘇菲亞韋露碧頡頏矣，而泯泯無傳也。其最不幸者，尤莫如我花木蘭，讀盡二十四姓之家譜，不聞其姓氏，翻遍二千餘年之相斫書，不見其事跡，以震天撼地之奇女子，若不足以當盲史家之一盼，而污歷史之紙角者，我史氏其何心也！詩詞零落，語意簡單，東雲一鱗，西雲一爪，我草此傳，我自知其唐突矣。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侯將相，甯有種乎？豈不信哉！豈不信哉！貞德生於牧羊之舍，瑪利儂產於彫匠之家，我木蘭其比例矣！里居世胄，淹沒不彰，蓋不過尋常編氓平戶之家，而當日腐儒賤墜

方鼓吹無才是德之陋說，以禁遏我一般之女子。謬種浸淫，成爲俗尚，其不能受完全之教育，又斷然可知也。雖然，此果烏足以困厄我木蘭哉。彼其義俠之性情，英烈之手腕，自呱呱墜地時，已與有生俱來，雖家庭幸福，沐浴和平，承歡父母，友恭姊弟，熙熙皞皞，如登春台，刺繡窗前，整妝鏡裏，猶是世間兒女之普通遭際，而奇氣挈雲，熱腸爍雪，裙釵隊裏，乳虎長鳴，果已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

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天生奇女子，豈令其鬱鬱久居以金閨繡閣，埋沒英才哉！果也，而中國北部之風潮起矣，時則炎劉時代，皇漢民族，正當全盛之年，而匈奴不道，帥其控弦鳴鏑之衆，長驅南下，牧馬代燕之間，甘泉烽火，咄咄逼人，徵兵之詔，旁午四馳，如大星小星，亂墜於中國全部，而此和平門戶之一老人，亦在簽名出發之中，夕陽西匿，燈火熒然，羽書一緘，警印入木蘭之腦膜，木蘭方當戶而織，沈沈以思，直投梭起曰：「執干戈以衛社稷，國民之義務也。今日之事，其何敢辭。雖然我父老矣，安能馳驅塞外，與強胡角逐，爲同胞出死力，我弟方幼，我又無有長兄，誰代我父行者。我雖女子，亦國民一分子也，我其往哉！且我聞俚俗之惡諺矣，曰：婦人在軍中則兵氣不揚，咄咄妖孽，誰以腐敗之惡名譽污辱我女界者，我其誓雪此恥哉！」直請於父母，易男子裝以行。

出門四望，雲暗天低，莽莽關河，馳驅遠道，木蘭既懷抱非凡發達，其如焚如裂之愛國心，組織空前絕後之大事業，以纖纖一弱女子，一躍而上龍爭虎鬥之大舞台，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一曲悲歌，飄然竟去，遂收尋常見女之態度，整刷其軍人之運動，易粉黛而兜鍪，代綺羅以甲冑，銀鞍駿馬，玉勒鞭絲，顧影翩翩，英姿颯爽，於貔貅百萬之中，擁護而行，朝去黃河，暮臨黑水，燕山胡騎，殺氣雲屯，一戰再戰，兇鋒大挫，上馬殺賊，下馬策勳，激烈奮勇，爲全軍冠。嗚呼！明才敏腕之女丈夫果如是。如彼烏夷談士，妄以受動賴他之惡名詞定女子之品性者，井底之蛙，木鳥足以語東海也。

羽檄星馳，韶華駒走，燕支奪得，勒銘燕然，木蘭從軍以來，忽忽已十二年矣，身歷大小百餘戰，殺敵無數，「掃盪胡塵歸漠北，獨完民族奠風波。」高高獨立之旗，巍巍受降之城，龍城飛將，奏凱歸來，風雲關山，似曾相識，還憶國民軍出塞之時，笳鼓競鳴，旌旗互閃，蕭蕭易水，仗劍出門，猶恍惚如前日事，迄今驅馳異族，還我河山，大功告成，得嘗報國而頭顱無恙，意氣依然，此際之木蘭，其以太真跨九天而蟄九淵矣。

謂中國無民族之戰爭乎！自趙宋以前，南征北伐，以削平異種之功業，發現於世界上者，未嘗無人也。謂中國有民族之戰爭乎！彼一時良家子弟，挾弓矢殺賊，其最大之希望不過曰位上將軍，

封下戶侯，取斗大金印懸肘後而已。夫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人之所難能，而無一毫民族思想，其間也，則彼「鐫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者，亦一反手耳。我木蘭其知此矣。捷書夜報，天子動容，召木蘭於前殿，論功第一，賜緡百千將授以尙書郎之職，木蘭不屑也，直怡然對曰：「某不佞，所以居留戎馬之間一十二年者，欲犧牲一身以報我民族耳！豈以是爲功名富貴之代價哉！」長揖歸，拂衣竟去，父母姊弟出郭相迎，以見其親愛者於道旁，喜可知也。木蘭乃易其戰袍，理其雲鬢，直擺脫假面以還復十二年前之態度。嗚呼！孰謂掀天揭地之英雄，乃一妙齡弱質之絕代女子也。偉人！偉人！朝陽鳳耶！雲中鶴耶！其諸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者耶！

我諸姑伯姊其諦聽哉！我諸姑伯姊其諦聽哉！今日之世界，強權世界也，今日之時代，帝國主義時代也。畢士麥克有言：「天下豈有公法，唯赤血耳，黑鉄耳。」我深惡其言，我又不得不深佩其言。環球遂遂，強國十數，方羣以其最跋扈最恐怖之強權與帝國主義集矢於我中國，我中國而拱手受成面縛。出降也，則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從此始矣，非然者，則必不可不求所以抵禦之策，夫尙武精神，軍國民資格者，製造強權之要素，而民族主義者，又帝國主義之母也。我諸姑伯姊曷加意於此點矣！娘子軍夫人城之出現於二十世紀新中國之舞台者，豈異人任耶！我又聞愛自由者之

言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夫豈獨匹夫，雖匹婦亦與有責焉。」若木蘭者，非以匹婦而仔肩國家之大事業者乎？我諸姑伯姊，其不可不崇拜之。我諸姑伯姊，其不可不師法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姊妹同胞二萬萬，江山正好夕陽中。」我諸姑伯姊，其不可不一洗此口實也。車驅之，軍驅之，何渠不如漢。

其二 木蘭傳

清風室主

樂府詩集古辭木蘭詩二首，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頭巾，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

子坐明堂，笈勳十二轉，賞賜百千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感感，感激疆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尙少，胡沙沒馬足，朔氣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卻執轡裳，洗卻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卻御鞴埭絲簧。昔爲烈士雄，今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也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歎重徒。嘻，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三，清一統志（第二次修本）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女，譙郡城東魏村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

殊勳，人不知爲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於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無媿君之禮。」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按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江南通志又云，接十八陣出奇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村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爲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戎往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爲曹子健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爲黃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鑪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大殿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收完縣廟木像烏帽紅顏，服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閨裝像，及女侍七像于紫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爲孝烈將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之始舉。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爲隋末唐初人。且言孝烈乃唐諡，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四

年稱天可汗。唐興，適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原稱大度毗迦可汗者。十二年，木蘭不欲爲師都所污，託言臣不媿君，以死徇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南朔方者，蓋譙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所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士民以地近亳而改爲孝烈廟，寫完縣慕廟木像，乃言木蘭卽其鎮人，各志言除尙書，則詩所言不願尙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尙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傅禪若此。木蘭蓋亳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卽應，邦人降神盤桓水而，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爲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真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見清風室主編「女英雄傳」卷二）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版
每册國幣

巾 幘 英

出 上 海 行 經 總 上
版 海 武 人 售 山
者 武 昌 茅 春 西
青 路 昌 茅 春 西
城 三 路 昌 茅 春 西
書 二 三 三 路 昌 茅 春 西
店 號 二 三 三 路 昌 茅 春 西
里 號 二 三 三 路 昌 茅 春 西

雄